

收換三批 110

海平春色 12. 再弄



總評

何以卿爲同安會主人。收容狐羣。聚集狗黨。設賭窟以誘無知。開地窖而陷怨仇。蓄不義之財。遽動官念。涎妖媚之姿。頓成苟且。終而至於好勇鬥狠。自相殘殺。與張似忌爭一日之高下。而死於鐵練之下。是誠死不足惜。尙有餘辜者已。

蘇瑞龍爲同安會會長。踪其生平。罪大惡極。不可勝言。報復湯積中。手段殘酷。傷害施耀全。心腸苛毒。施詭計而菱花被禁。挾微嫌而似忠被剖。慘斃司馬欣於地窖。軟禁霍利達於巢穴。作惡多端。終遭慘報。槍決梟首。老天猶寬假之耳。

海市春色

總評

二

張似忠爲春申旅社主人。通連匪黨。爲害行旅。窩藏強徒。坐地分贓。終至身遭縲紲。旅店發封。誰人對此。亦當知所警惕。改行從善。而彼乃仍是怙惡不悛。欺騙以卿。詐賴清芬。臨死尙以鐵練打死以卿。而爲瑞龍剗心剖腹。作者連手寫來。愈見天道之巧。報應之速。

錢小秋助桀爲虐。爲虎作倀。嫌怨而誘菱花。貪財而迷九玉。慘殺楊仲珊。計賺霍利達。招攬生意。一手包辦。販買人口。獨力承當。獸心人面。無惡不作。卒至鬼使神差。自宣罪狀。摳眼拔舌。不算外。猶復伏以國法。天之報施此人。亦云慘矣。不知世之怙惡不悛者。知所警惕乎。方九玉天生潑婦。戀奸仲珊。而氣死年高之父。性迷財物。而慘殺嫡庶二母。存妬懷忌。隱傷親生之子。厭故喜新。謀殺未婚之夫。老天假



海市春色

乎於小秋。嚴加報應。途窮日暮。幾欲葬身魚腹。幸遇舊夥吳伯昌。始得偷生苟延。稍有人心者。至此終當痛悔前非。回心向善。誰知伊却反入匪黨。爲虎作倀。終至與小秋二人。雙雙慘死異鄉。作者曲曲傳神。細細寫來。既使伊之罪惡。歷歷顯著。人人見之而髮指。又使伊之報應。毒毒苛刻。人人聞之而稱快。晨鐘暮鼓。喚醒迷途不少。陳煥新爲大東輪買辦。勾結匪黨。貪圖不義之財。嚴禁無辜。往來滬奉之間。瓜分漁利。坐享其成。此等事。真窮極無賴之遊民所爲也。不圖堂堂買辦。亦遽作此營生。一旦身敗名裂。累及侍役。呆若木鷄。束手就縛。吐供露實。伏法異鄉。是誠自作之孽。不可得而活也。世之稍能溫飽者。亦當知所警惕乎。



海市春色

總評

邵清芬天生尤物。妖蕩成性。既獻媚於張似忠。藉端索詐。又施迷於何以卿。挾嫌攬撥。以致張何二人自相并吞。均遭慘斃。雖或老天假手於伊。以懲奸惡。而伊之淫蕩苛毒。亦遂更加顯著。最毒婦人心。其清芬之謂乎。

楊仲珊在面子上看來。似乎甚是忠厚。實則一貪愚頑賴之徒也。觀其喪心病狂。忘恩負義。甘心氣死母舅。則忠厚人決不爲此。其後對於方九玉也。一則貪其色。再則覬其財。同謀合圖。助奸縱惡。實指望功成之後。可以擁嬌妻。享安樂。作現成之封翁。誰知天道好還。報應不爽。罪惡已成。而不得分金。嬌客未爲而已。如敝屣。終至中人陰謀而不覺。屍無完體。葬身魚腹。天之報施奸惡。豈徒然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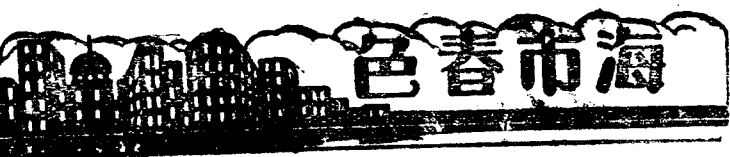
四



海市春色

鄭璧羅綺英湯菱花三人。皆是一時愚迷。誤入匪黨。所以始終並未爲非作惡。鄭璧羅綺英。仍能超脫苦海。登彼覺岸。菱花仍能夫妻相逢。破境重圓。善惡之報。如影隨形。冥冥中固不爽毫釐。作者曲折寫來。俱能入情入理。各極其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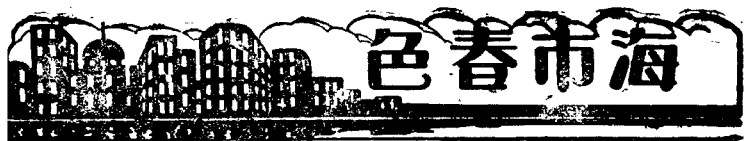
何以禮畢振風。周雄。蔣鐵民。吳悲世。徐志我。司馬欣等。皆是刁賴狡惡之徒。如蠅集臭。如蟻附羶。助桀而爲虐。爲虎以作倀。世上最多此輩。作者一一寫來。各人有各人面目。各人有各人心腸。罪犯不同。報應各異。務使作惡者見之而追悔。行善者見之而加勉。有益人心。實非淺鮮。至如韓國柱。霍利達。張有德。羅鐵水。吳伯昌。馬阿炳。湯積中。湯遠志。施耀全。韓老三。情芳等輩。亦能將諸人之妍醜好惡。曲曲傳



總評

出。而使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。雖淡寫輕描，而俱能淋漓盡致。六

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仲秋陶寒翠評於大吉羊書社編輯所



長篇社會
香艷小說
海市春色（第一集）

上海淚珠生著

第一回

會開秘密提出四條文 私察行踪隨來一暗探

一輛青灰漆色的雪鐵龍汽車。風馳電掣的開到龍環路上。在一座四號門牌的大洋房前。汽車夫連捏了三聲喇叭。四號裏的司閤聽了喇叭的暗示。便把花園前的大門開了。讓那汽車駛入。汽車進了花園。便在面南的一所宅子前停下。車門開處。走下了兩個娼娼。娼娼的女子。和一個中年的男子。他們三個。一同走入裏面。穿過走廊。

第一回 會開秘密提出四條文 私察行踪隨來一暗探 一



海市春色

第一回 會開秘密提出四條文 私察行踪隨米一暗探

二

向東轉了一個灣。走入一條狹長的甬道。到那甬道的盡頭處。中年男子。伸手按了按壁上的電鈴。壁上便現出了一扇門兒。他們推門入內。在簽名的桌子上。取過簽名簿兒。中年男子。先在簿上簽了蘇瑞龍三字。兩個女子也簽了方九玉。邵清芬。各人的名兒。纔走入一間秘密室中。室中已有五男兩女在着。見了蘇瑞龍。都起立致敬。蘇瑞龍昂然的在沙發上坐下。對了一個身穿西裝而且清癯的少年。道。鄭璧。你辦的事怎樣了。鄭璧頭兒微搖道。進行很難。還不見順利。蘇瑞龍微微一笑。却對方九玉道。張似忠怎的還不到來。你替我打個電話給他。催他快來出席今晚的會議。九玉便到電話機前。接通了電話問道。你們可是長沙路張公館。似忠先生在家嗎……你是



似忠先生……蘇先生請你立刻就來出席會議。九玉掛斷了電話。回頭對蘇瑞龍道。他就要來了。瑞龍點了點頭兒。又對鄭璧道。明天晚上。你和邵女士一同到那邊去。她定能幫助你成功。鄭璧輕輕的應了一聲。這時有個紫膛臉兒。領留微鬚。年在四十左右。身穿綢袍。緞褂的人。沙着喉嚨道。老蘇。我也要討救兵了。蘇瑞龍向他瞧了一眼。笑着道。何以卿也會發猴極嗎。倒出我意外了。以卿摸了摸額下的短鬚道。我的討救兵。不在需人幫助。却是要錢使用。上禮拜你給我的。一千塊錢。已是花盡了。瑞龍道。原來如此。只要事情辦得妥當。你要多少費用。儘向我要好了。說着。從袋中摸出了一本支票簿。簽了一張。即期二千元的票子。授給何以卿道。你先拿來用了。再說。不



第一回 會開秘密提出四條文 私察行踪隨來一暗探

四

夠還好拿。祇是進行方面，你終要努力。以卿接過支票，瞧了一瞧，將支票藏入了懷中。道：「你可放心進行方面。我已得到了五分把握。大約不致失敗。」這時電話的鈴兒震鳴，便由一個頭戴打鳥帽，身穿緞袍，臉兒漂亮的少年，前去接話。是的，你們那裏……哦，你是錢先生……今晚恰巧開會……你就來嗎？很好很好。他說到這裏，便將電話掛斷。瑞龍問他道：「小畢，誰打來的電話？」小畢道：「是錢小秋。」蘇瑞龍歡然道：「老錢也回來了。倒巧得很呢。這一趟他到長春去，脫手得快了。」方九玉笑道：「但願他越快越好。下次預備給他帶幾件貨兒下去。」蘇瑞龍道：「至少七件。」鄭璧嘖嘖着道：「七件太危險吧。」瑞龍向鄭璧鰓了一眼道：「都似了你一般膿包。我們還有命活嗎？」鄭璧受了沒趣，低



着頭不敢再說什麼話。這時室門開處，走進一個身材魁梧，面團圓的漢子。身上的裝束，却是一個鉅商身分。他到了室中，向眾人點了點頭。瑞龍冷冷的道：「老張，你爲什麼近來對於會務的進行，這門冷淡，每逢開會，終要三請四請，方才肯來？難道你有了可十萬花頭，便心滿意足，想洗手了嗎？」張似忠慌道：「能夠真的洗手，倒也罷了。前天標金虧去了四萬有零，接連兩夜的輪盤，上也送去了三萬多。現在只剩一座空壳子的宅子，現款已不滿三千塊錢了。你想我肯洗手嗎？」瑞龍笑道：「金錢本來要流通才好，你們瞧我好了。活動了多少年了。每年的進益，何止十萬廿萬。可是我依舊沒有餘錢積起。我就抱着流通金錢的主見，不願作守財奴。所以對於視錢若命的守財奴。」



海市春色

第一回 會開秘密提出國條文 私察行踪隨來一暗探

六

最是痛恨。鄭璧接口道：「的確，我很信蘇先生的話。他的銀行存款，祇有三十四萬呢。鄭璧這句不知輕重的話一出口，室中的人都替他捏一把冷汗。怕觸怒了蘇瑞龍。那知瑞龍聞若未聞，笑着說道：「鄭璧先生，你誤會了。三十四萬的銀行存款，並不是我個人的私財。原是我們會中的公積金。現在進行各事的費用，都從此款上支取。方才老何的二千元支票，便是一個明證。你只要瞧票兒下面的署名，並不是蘇某，就能不疑心我所說的話了。」鄭璧點頭道：「我原沒有說蘇先生的話是謊言呢。」張似忠從懷中摸出了錶兒一瞧，道：「時候不早了。我們開會議去罷。」蘇瑞龍道：「且待一刻，候那錢小秋來了再說。」在過去了半小時之後，錢小秋大踏步跨入室中，脫去了頭上的一



頂呢帽向大眾春風滿面的道。諸位同志又是三星期不會面了。蘇瑞龍霍的自沙發上站起道。老錢。這次回來得這們快。確是出了我們的意外。錢小秋點了點頭道。會議開過了沒有。我還有一個提議。咧。小畢搶着說道。本來早已開了。却爲了你沒有來。纔把開會鐘點改後。錢小秋雙手一拍道。那是我們快到會議室去罷。當下一同魚貫入了會議室。由蘇瑞龍主席。鄭璧紀錄。列席的人。計爲何以卿。蘇瑞龍。錢小秋。張似忠。畢振風。周雄。蔣鐵民。鄭璧。八個男子。方九玉。邵清芬。羅綺花。湯菱仙。四個女子。蘇瑞龍起立道。本屆爲第二十七次特別會議。今晚所要表決的事件計有四事。一爲鄭璧同志進行不力。應加處分案。一爲會計司馬欣洩漏秘密。私盜公款案。一爲新同



海市春

第一回 會開秘密提出四條文 私察行踪隨來一暗探

八

志徐志我。吳悲世。通過加入案。一爲警務密探長韓國柱。希圖破壞本會。如何對付案。在蘇瑞龍報告之後。經列席的人討論之下。當由何以卿起立發言道。本人對於鄭璧同志進行不力。欲加處分。認爲不合。因彼於進行上。沒有表示放棄他的責任。不能指爲不力。蓋我人作事。未可爲了進行的遲速。遽定功罪。須至一事結束之後。方能加以判決。故本人對於第一案。認爲無通過的必要。以卿話畢之後。列席的人。皆表示以卿所發表的意義至合。於是鄭璧的處分案。遂即打消。此時錢小秋也起立道。司馬欣私盜公款。情猶可原。至洩漏秘密。危害本會。甚是重大。須加以極刑。除此害羣之馬。列席一致通過。新同志徐志我。吳悲世。在合法的手續完備以後。加入本會。表示



歡迎警務密探長韓國柱欲圖破壞本會。不用非常的手段對付。於本會前途大有妨礙。議決由畢振風周雄兩同志担任對付的工作。蔣鐵民同志担任對付司馬欣叛規的工作。三案全行通過。錢小秋又起立提議道。本人此屆在長春返程的途中。有密探暗隨偵察。直達上海。那人還是尾隨不捨。現在他的寓所也在環球大飯店。我開的是七十八號房間。他却開了七十七號。本來我早要到會中來了。都因他監視得嚴密。并且他已賄通了一個六號西崽。助他留神我的行動。我越發不能不審慎了。我在晚飯過後。即將房中的電燈熄滅。偽作已睡。可是從門隙中窺到外面。那個密探和六號西崽更替不迭的在我房外注意。到了十二點鐘過後。方才沒有他倆的踪跡。

海市春色

第一回 開秘密提出四條文 科察行踪隨來一暗探

一〇

我纔一溜煙的出外。來到本會。據本人的意思。對於那個密探。誘他到了本會。詳細查問以後。再結果了他。列席的同志。對於這個提議。可能通過。列席的人。一致議決通過。便定了如何誘引密探的方法。始宣告散會。他們退出了會議室。分頭散去。鄭璧回到第二層樓上。他的私室中。他因蘇瑞龍借了辦事不力的話兒。要加處分。甚是不悅。坐在沙發上。默默出神。正在這個當子。忽聞室門上有彈指的聲音。他低問一聲。是綺英嗎。門外應道。是的。鄭璧急將房門開了。讓綺英走入。將門重行閉上。綺英向鄭璧瞧了一眼道。如何。我早已對你說過的。此地很危險。不是久居的所在。鄭璧搖着頭道。你不必擔憂。我和你本來是厭世輕生的人。大不了依舊到那死的路上去。綺



海市春色

英道話。雖不錯。只是我和你究竟是好人。家兒女就是要死也。須死得清白。如今留在這裏。替他們做違法的事兒。還遭蘇瑞龍的疑忌。萬一中了他的毒手。死得太無價值了。鄭璧道。這一層。我早已顧慮到的。我和你留在此處。本圖暫寓一時。原不想久留。你放心好了。我自有的主意。對付蘇瑞龍。你去睡罷。不要在這裏時候多。防瑞龍起疑。羅綺英無可奈何的。開門出外。沒多時候。蘇瑞龍却和方九玉邵清芬。一同到鄭璧房中。瑞龍堆了滿面笑容。對鄭璧道。請你原諒。方才我在會議席上。提出處分你的議論。那是因公而論。諒來你也不致見怪。鄭璧假作笑容道。我和羅綺英的性命。都是你拯救的。感恩報德。還恐不及。那裏會見怪呢。只是此番進行的事兒。很是棘手。明天



海市春色

第一回 會開秘密提出四條文 私察行踪隨來一暗探

一二

晚上邵女士和我同去觀察之下。也能證明我所說的話兒不假了。蘇瑞龍點頭道。我們此刻到這兒來。便是要會商明晚進行的程序。說着他們四個人圍坐在一只小圓桌前。開始密議。隔了好久。方才談妥。那時已將天曉了。蘇瑞龍卽和方九玉邵清芬告辭出室。依舊坐了先前的那輛汽車。回到福同路上。蘇瑞龍的私宅中安歇。不題。且說錢小秋在會中散出。回到環球大飯店。七十八號房間門首。見房門並沒有鎖上。推門入內。只見室中留有兩人。卽是從長春暗隨他到上海的那個密探。和六號西崽。小秋便面色一沉。對六號西崽道。這個是什麼人。我可不認識他。你怎能趁我不在房中的時候。將我不認識的人。引進房中。意圖作甚。那個密探冷笑了一聲。從懷中



取出一張名刺。授給小秋。小秋接刺。瞧視見正中印着霍利達三字。上角一行小字。却是長春特別警務處一等密探十一字。心中暗想。果然不出吾人所料。確是一個密探。當下却不動聲色。很鎮定的道。霍先生既是辦公的人。到我的房中。定有用意。請你說個明白。霍利達冷冷的道。你自己幹的事。還不明白嗎。我從長春跟你到了上海。你也早已覺着的了。錢小秋憤然道。你說的什麼話。我是一個正當商人。在長春地面。有大商家能夠證明我不是歹人。便是在上海。也有人保證。聽你的話風。竟將我視做匪類。原來你從長春跟我到上海的。我却沒有知道。你偏硬說我覺着。真是笑話。如今你在我房中。可搜查出什麼證據。足以證明我是匪人。你若要搜查我的身上。我



海市春

第一回 會開秘密提出四條文 私察行踪隨來一暗探

一四

也不加反對。因爲你是奉公辦事的人。我當尊重國家法令的。只是你搜不到什麼證據。再經我請了此地的有名人物。證明之後。那可能要你賠償我的名譽損失了。霍利達見小秋振振有辭。神色不變。反有些見軟。深怕真個看失了眼。未免要給人笑話。便轉過話風道。先生你要明白。兄弟這次隨你到上海來。却是有人報告的。說你是個販條子的人。我以職責所在。不得不密行探查。你說上海有名人能夠證明你。那是最好。只要你請那名人到來。承認一聲。事便完了。我也好回長春卸責。小秋聽利達的話風轉軟。便道。今晚已是什麼時候了。半夜三更的去驚動他人作甚。且待到了明天。我請人到此證明如何。你若怕我脫逃。不妨在我房中監視一宵。霍利達沉吟了

海市春色

一下微笑着道。我承認你是個不失信用的。人不來侵犯你的自由。你請安睡罷。我們明天見了。說着便和六號西崽一同退出。隨手將房門帶上。嚟勒聲中。房門已被鎖上。錢小秋掀眉微笑。毫不在意。卽上床安息。一宵易過。到了翌晨的九點鐘。小秋故意睡着不起。霍利達却又推門入室。見小秋還睡在床上。便囁囁着道。好起身了。小秋更是故作懶懶的。打了幾個呵欠。方才結束下床。盥洗完畢。向霍利達冷冷的道。我說出了證明我的人。你可能隨我到家中去見他。你要知道他在這個時候。正在好睡當子呢。霍利達道。你先說出他的姓名職業。給我聽了。他夠不夠做證人的資格。小秋道。他的姓名嗎。叫做李有榮。你們吃公事飯的。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吧。他能證



海市春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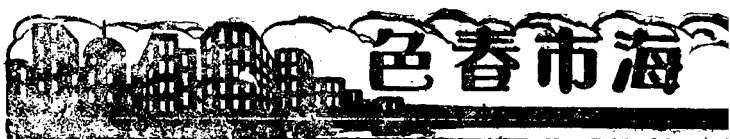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回 會開秘密提出四條文 私察行踪隨來一暗探

一六

明我不是歹人。你終能放心了。霍利達聽了李有榮三字。那裏會不知道。他是一等的前輩大亨。在租界上握有大權的人。不禁點頭道。原來是他。我隨你去拜望他罷。正是

慕得虛聲忘實際。自投羅網受災殃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

跨灶有佳兒惡魔出世 賭台來妙女宵小生心

話說霍利達聽了李有榮三字。便毫不遲疑。竟允和錢小秋同去。小秋心下暗暗歡喜。卽與霍利達走出環球大飯店。錢小秋道。我們坐汽車去罷。說着手兒向前面一招。便有一輛汽車開駛過來。停在門首。錢小秋和霍利達。坐上汽車的時候。小秋對汽車夫。暗使了一個眼色。道。法租界李有榮的公館。你知道嗎。汽車夫不住點頭道。知道。知道。他們坐入車中。車卽駛行。走了一程。霍利達望到外面。却有些疑惑了。李有榮的公館。既在法租界。怎的車兒行經的路途。却背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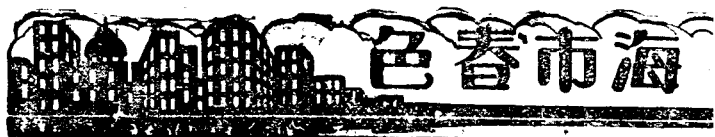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第二回 跨灶有佳兒惡魔出世 賭台來妙女宵小生心

二

而馳呢。正待發話。突見錢小秋手中黑層層的手槍。槍口抵在自己的腰上。微笑着道。朋友。漂亮些。霍利達暗暗的叫苦不迭。知道鑽了圈套。在此慌然失措的時候。汽車已是到了龍環路上的機關部門前。汽車夫喇叭三聲。司閤人放入汽車。進了花園。停住。小秋對霍利達道。朋友。下來罷。說着。先自下車。手槍依舊指着利達。霍利達到了此時。心下一橫。說了聲。好。朋友。我認識你了。挺身下車。便給錢小秋和汽車夫。挾入秘密室中。小秋因蘇瑞龍還沒有到會。未便越權。問。遂將霍利達軟禁室中不題。做書人寫了一回多書。沒頭沒腦的出了許多人物。究竟這般人是怎樣的來歷。他們組織的會。是個什麼名兒。都沒有明白交代。使閱書的諸位。不免起了納悶。如今待做



書人細細道來。先將那爲首的蘇瑞龍如何來歷。報告閱者。原來在廣東的赤溪縣境界上。有一個大賭窟。主持賭窟的頭家。叫做蘇吉仔。吉仔在年輕的時候。本是縱橫海上。劫掠商船的大海盜。做了三十年。如此生涯。始終沒有給官聽捉獲。破案積資四五十萬。他便洗手不幹。在赤溪縣城中。開了所大賭窟。一般賭客。大半都是水陸兩路上打家劫舍的好漢。這般人將拚了性命。擄得的金錢。向賭窟中送去。讓蘇吉仔坐收其利。因此他的資產。越發豐富。吉仔祇生一個兒子。便是瑞龍。從小生性狡黠。孔武多力。吉仔很是寶愛。他雖做了海盜。却不願兒子繼續他的生涯。却另外弄了一所宅子。讓瑞龍母子住在裏面。請了先生教授瑞龍念書。瑞龍起先也不知他的老子。



海市春色

第二回 跨灶有佳兒惡魔出世 賭盲來妙女宵小生心

四

是個海上的渠魁。直到了二十歲上一年。他的教授先生死了。這時他的中西文都已念得很好。不再請先生了。他回到老宅子中。便給他瞧破了吉仔的內幕。他不覺雄心勃勃。也願隨了他老子。到海上去見識見識。吉仔初時堅執不允。瑞龍却求了吉仔的老夥伴何以禮。去說動吉仔。那個何以禮。便是何以鄉的哥哥。他是吉仔第一個心腹。以禮受了瑞龍的求情話。卽去對吉仔道。瑞龍這個孩子。年紀也不小了。他既有這副胆量。自願到海面上去見識見識。那是再好也沒有了。你怎的反加阻止。吉仔歎了一聲道。我自己也要洗手不幹。孩子還帶他去作甚。我委實不願他幹我們的事。何以禮哈哈大笑。道。讓孩子去見識見識。得些海面上的經驗。便是將來不幹這種事。



海市春色

業知道一些。終究佔得便宜。你不必固執成見了。明天由我帶了他去走走。保險在我身上好了。蘇吉仔只得勉強允許。到了翌日。瑞龍便隨了何以禮。帶着夥伴。開出了七號大帆船。到海面上做賣買去。瑞龍在海浪滔天之中。神色鎮定如常。跟着船上夥伴。學習一切。在海面上過了半個月的生活。連劫了兩次商船。瑞龍具有天性作惡的人。覺得這種生涯。甚是有味。在回家之後。逕對吉仔聲明。願意在海面上度日。吉仔那裏肯允許。便將他帶到了上海。考入了一家人學堂念書。想絕了他做海盜的念兒。那知他到了上海。念得不上半個月的書。把上海的惡習。吃着嫖賭。全行學會。這時何以禮的兄弟以卿。也在上海紅門路開了一個賭台。瑞龍索性在學堂中借了一

第二回

跨灶有佳兒惡魔出世

賭台來妙女宵小生心

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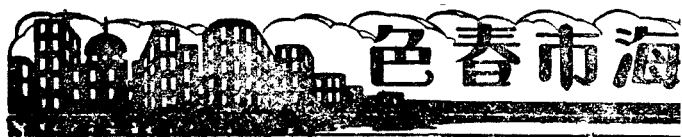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第二回 踏灶有佳兒惡魔出世 賭台來妙女宵小生心

六

件小事和校長鬧翻。給校中除名。他便住在以卿那裏。寫信通知吉仔。不願再讀書了。準備用他的腦力胆略。在上海做出一番事業來。不到得意的日子。決不回家。吉仔得了他的信。氣得半死。祇是他不肯習正。也奈何他不得。任他這樣鬧去。瑞龍在上海却肆意結交。物色人材。作他的臂助。在賭台上和冶遊的場所裏面。最多墮落的人。越是那般墮落的人。都有聰明的性質。優越的才智。却因不從正軌上走去。遂成爲聰明反被聰明誤。走入邪途。幹出作奸犯科的事來。瑞龍憑了他靈敏的眼光。結識着了錢小秋。陳煥新。蔣鐵民。周雄四。個。連同何以卿六個人。結了一個同安會。該會的表面上。算是合謀利益。同安家庭爲宗旨。其實却是爲害社會的一個惡機關。就六個



人中錢小秋的口才最好。辦事的手腕也靈活。面貌又生得不俗。臉上常帶三分笑容。能通英日兩國文字。會操閩廣川漢京蘇揚滬各地的方言。他原是福建人。在八歲的時候。隨了他父親錢川興。遷寓上海。川興的老婆早已死去。他也不再續娶。帶了小秋。專往各埠販賣煙土嗎啡等毒物。小秋隨了川興。輾轉各地。到了十九歲。憑了他聰明的性質。把各地的風土人情。盡行熟識。川興也知道他有能耐。逢到事繁的當子。便命小秋獨當一面。他却能應付裕如。從未鬧出事來。川興的得意。當然不必說了。誰知在小秋廿一歲的那年夏天。川興染疫身死。小秋料理了喪事。將川興放出的賬款。一律收清。他便在上海經營了一個販土機關。他雖是手段靈活。究竟年輕氣盛。



海市春色

第二回 跨灶有佳兒惡魔出世 賭台來妙女宵小生心

八

有許多地方不肯低首下人。結了怨恨。被人通風捕房。將他的販土機關捉破。搜去了五六萬貨色。又要到堂受審。他只得挽人疏通打點。等到了結此事。通共損失了十多萬。把川興遺下的資財。花去了三分之一。小秋遭了這個打擊。便罰誓不再販土。却鑽入了賭場中。混去不上三年。把川興遺資。盡行花去。到了那時。小秋纔開始向女人身上去用功夫。做拆白生涯了。奸騙拐賣的伎倆。真是出神入化。只是他弄得了錢。還是毫不知惜的。送到賭場裏去。他在何以卿的賭台上。着實輸去不少。漸漸裏給蘇瑞龍瞧入眼中。和他一天接近一天。知道他是個頂上的人材。便着意結交。變成知己。又因小秋的聯絡。和何以卿等一般人也成爲莫逆。以卿遂勸他不必再賭。一同



海市春色

齊心協力的對外。另謀生財的大道。緣組織了那個同安會。在同安會成立了一個月多些。蘇瑞龍有天在以紳賭場裏面的小牌九檯子上望清。見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女子。她身上穿了一件玄色鏡面綢的夾襖。寶藍軟緞的褲兒。白緞上綉五彩花的鞋子。一雙黑絲襪。褲腳和袖口。都高高的吊起。露出了雪也似的嫩臂。一付活潑潑的剪水雙瞳。兩道翠眉。一張小嘴。兩個笑渦。配在圓圓的粉臉上。分外動人。她站在下門。微伸她的猶鱗。檯面上衆賭客的下注。她見押上門的人最多。花綠綠的鈔票。白花花的洋錢。排列得宛似一字長蛇陣。她便從內衣袋中。摸出一疊鈔票。拿了兩張十元票兒。折在一處。丟向上門押着。莊家搖了骰盆。揭開蓋兒。却是一么一二。照理



第二回 跨灶有佳兒惡魔出世 賭台來妙女宵小生心

一〇

莊家取了第三副。天門拿第一。上門拿末副。下門拿第二。等到上下風碰出牌來。莊家是一個天地四。天門人八。下門和九。都得贏錢。偏是上活門失了風。拿着了一副么二配二六的野一。押上門的賭客。都現了懊喪的神色。那個女子咕噥着道。倒霉了。第一下就吃輪。邊說邊取鈔票。却拿了四張十元票兒。待那莊家推出第三條時。她毫不遲疑的拿四十元押在下門。那知牌兒翻開。莊家拿了一對么五。下風通被吃掉。她用手帕兒揩了揩鼻尖上的汗。將手中剩下的四十元捏了。望着那莊家和牌砌畢。推出第一條。下風紛紛下注。她却遲疑着不卽押下。想瞧了這一條的風色。再行押注。那知第一條翻出偏是莊家最小。下風都得贏錢。她不禁怔住了半晌。翻着白眼。瞧



他人贏錢。憤火上升。兩頰通紅。鼻尖上的汗珠。一顆顆沁出。瑞龍瞧在眼中。却暗暗失笑。旋見她雪白的細牙兒。嚙了朱唇。將四十元鈔票。在下門押下。也算她晦氣。天門上門。都得贏錢。獨吃了下門。氣得她回身便走。隔了半個多鐘點。瑞龍正待落班的當子。瞥見那個女子。又忽忽的來了。她一起手。就押了五十塊。那時正值旺莊。一連通吃了五下。她連輸了五個五十塊。手中還剩五十元。她便轉身走到寶台那邊去了。瑞龍跟了她過去。只見她押了幾下。青龍白虎。把五十塊錢。又輸個乾淨。她的臉色。頓形慘白。鮮紅的唇兒。也變成了灰色。額上的汗珠。如黃荳般大。一顆顆沁出。癡癡的呆在一傍。失魂落魄一般。瑞龍靈機轉動。便喚一個茶房。去尋錢小秋到來。不多時候。



海市春色

第二回 跨灶有佳兒惡魔出世 賭台來妙女宵小生心

一二

小秋已是來了。問瑞龍喚他作甚。瑞龍把嘴兒向那個女子一歪。輕輕的道。她已輸傷了。你可用些手段上去。人真不錯呢。小秋的眼風。隨着瑞龍的嘴兒飄將過去。在她上下身上。閃電般掠了一眼。不禁暗暗點頭。便問瑞龍道。她在那裏輸的。瑞龍道。小牌九檯上。小秋向瑞龍微微一笑道。你去罷。交給我好了。瑞龍便也一笑走去。小秋見那個女子也像要走的光景了。他卽走近她的身畔。對她似笑非笑的一瞧道。你也輸得不少吧。今天的斷命牌九。都旺在上風。我也輸了三百多塊錢呢。她聽了小秋的話兒。向小秋瞧了一眼。把頭兒略點了兩點。纔嚙囁着道。我輸掉四百塊呢。真是晦氣。小秋微嘆了一聲。輕輕的道。賭場裏面真是少走爲妙。我自從踏進了賭的場所。輸



得不能不賭了。若能將輸去的本錢翻轉。便是包我贏錢。我也不再踏進賭場了。她聽了小秋的鬼話。信以為真。不禁點頭道。可不是嗎。我也爲了輸得不少。滿想翻本。那知越輸越大。真使人煩惱呢。小秋道。這種小牌九沒有希望。我要去賭輪盤了。你還是換換花樣。也到輪盤上去翻本。她搖着頭道。錢也輸完了。今天是不能再賭咧。小秋微笑道。那倒不要緊。你我天天會面的。我能借五十塊錢給你。你贏了還我就是。她臉上一紅道。這算什麼。怎能夠呢。小秋很誠懇的道。那有什麼要緊。就是輸掉。你隔幾天還我也不妨的。她遲疑了一回。向小秋臉上瞧着。只是開口不出。小秋知道她已心許。便笑着道。隨我走罷。早已對你說過的了。輸了也不要緊的。說着故意先走了幾



海市春色

第三回 跨灶有佳兒惡魔出世 賭台來妙女宵小生心

一四

步。那個女子竟不知不覺的隨在後面。一同出了賭場。小秋喚過兩輛黃包車。各人坐了一輛。不到半個鐘點。已是到了繁華路上的一千一百號輪盤賭窟門前。由小秋付了車錢和她走入裏面輪盤前。小秋在身畔摸出了一捲鈔票。數了一百塊錢。買碼子。分給了那個女子五十塊。兩個開始賭將起來。賭了二十多分鐘。他們兩個都贏了二百多塊。小秋對她輕輕說道。取個利市罷。換了碼子去了。那個女子頭兒微點。把碼子檢點一下了。併在小秋一處。小秋先將她併來的碼子檢過。却有二百七十四塊。再點自己的碼子。也有二百六十七元。合併成爲五百四十一元。便換了鈔票。拿十六塊錢給配碼的人。給一個伺候他們的茶房五塊錢。還剩五百二十元整數。小秋



却拿三百塊錢給那個女子。她那裏肯受。正待開口推却。小秋輕輕的道。你若不肯拿。反要給傍人起疑了。她便伸手接過三百塊鈔票。待到走出了輪盤賭窟。她笑着道。這算什麼一回事。我怎能拿這許多。無論怎樣。我拿了一百塊罷。餘下都是你的。說着要分出二百塊來。小秋道。我也贏的。你不必客氣了。你有了這三百塊。不是還輸一百塊嗎。且待明天你翻了本。再還我一百和五十。那時我却要了她。急道。你不能只顧了我。你在牌九上不是也輸掉三百多塊嗎。小秋笑道。老實對你說了罷。我輸得大了。三四百塊錢也弄不好了。你拿着再說。她急道。不行不行。你若不拿這兩百塊錢。我連一百塊都不要了。小秋笑道。你這般樣兒。真使人乏味。此刻我已覺得肚子餓了。



海市春色

第二回 跨灶有佳兒惡魔出世 賭台來妙一宵小生心

一六

你若能請我晚餐。我倒能叨擾你的。她笑道。那有不能的理。只是……
小秋道。不要說吧。謝謝你好嗎。那個女子抿了嘴兒笑道。到那裏去吃呢。小秋道。到你府上去吧。正是

一語落題心叵測 個中手段却如何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回

官場失意銀行吐氣 賭窟起念菜館生心

話說錢小秋要那位女子請他吃晚膳。那女子當下滿口答應。問錢小秋到那裏去吃。小秋說要到他家裏去吃。當下那個女子聽了。頓時現出躊躇之色。頭兒微搖的說道。那是不興。小秋頸兒一歪。眼兒溜住了她的臉。上輕輕問道。怎麼不興呢。那女子眉兒一皺的說道。你可不用多問了。我陪你到菜館裏去吃吧。小秋見她這般神氣。曉得她一定是家裏不能去的。自己與她初會。不能過於強她。隨即把頭點了兩點。說道。上菜館去麼。好的。倒是那一家呢。那女子嗤的笑



海市春色

第三回 官場失意銀行吐氣 賭窟起念菜館生心

二

了一聲說道。慚愧。菜館倒曉得名兒。却不大熟悉。還是請你揀中吧。小秋道。那末我們就到環球飯店吧。那女子點了點頭。小秋便雇了兩乘街車。二人登身坐上。女子在前。小秋在後。一路車塵相逐的到了環球飯店。小秋付了車資。便領了那女子走進西餐室。二人對面坐下。西崽送上菜單。小秋便遞過去請那女子點菜。那女子笑了一笑。忸怩着說道。我是不会點的。你就胡亂點幾樣吧。小秋本來是同他客氣。見他這般回答。便把菜單拿過來。點了幾道精美時鮮的菜。西崽便拿了菜單去了。小秋便趁着這個當兒。瞋着眼兒笑嘻嘻的問那女子道。我這人正是糊塗。這許多時候。還沒有請教姐姐的尊姓芳名。那女子也笑着答道。這麼說來。我豈不是與你一樣糊塗。我



海市春色

幾曾請教過你的嗎。小秋忙道。我姓錢。小名叫小秋。那女子聽小秋說出了名兒來。頓時露出驚訝之色道。原來你就是錢小秋先生麼。失敬失敬。小秋回了一聲不敢當。姐姐也好告訴我了。那女子杏靨微紅說道。我就是湯菱花。說時。臉上似乎現出慚赧的樣兒。小秋連忙接口道。哦。我原像認識你。原來你就是菱花姐姐。你們老爺不就。是北平大同銀行買辦湯積中麼。菱花驚愕道。你怎麼知道。小秋揚揚回答道。我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。已前在天津。我們一天到晚在一起。後來他到了北平。我到了上海。就漸漸的疏淡下來。前幾年還有信札來往。現在因為俗務忙碌。長久不與他通候了。小秋剛剛說到這裏。西崽已把點菜送了進來。一樣一樣的放在桌上。再將兩



海市春色

第三回 官場失意銀行吐氣 臥窟起念英館生心

四

副刀叉放在各人的面前。却問小秋道：「先生酒喝麼？」小秋聽了，轉問菱花道：「姐姐你喝什麼酒？」菱花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現在酒是好久不喝了。要末弄杯葡萄酒吧。」小秋把頭一點，說好。回頭對西崽說道：「一杯葡萄酒，一杯勃蘭地。」西崽應命，立刻去拿了進來。他們二人一面談笑，一面吃着做書的。趁這個當兒，來把湯積中的歷史略叙一叙。介紹讀者。原來那位湯積中，本是江蘇省吳縣人氏。祖上世代簪纓，家資富厚。他襲了餘蔭，在遜清時候，也曾化錢做過幾任捐班知縣。可是他一些沒有官場的資格。又值軍事方興的當口，省府勒助餉糧，應酬實在浩繁。他又不曾去強索百姓的錢，所以他做幾任知縣，不要說沒有掙錢，反而還貼掉了十餘萬的老本。因此他早已無心作



官後來又恰值帝主推翻。民國成立。他看了那種時局。更把官心消滅了。到了民國三四年上。他想到上海來玩玩。做個實業的資本家。後經友人的慫恿。叫他仍在蘇州創辦布廠。他就拿出了五萬塊錢的資本。又合了些外股。在蘇州開了一昇民興布廠。可是自己是個外行。請了一個姓朱的做經理。姓朱的欺他是門外漢。在內做盡弊端。一年下來。竟虧蝕了三四萬。廠內祇賸些存貨現款。一些也沒有了。他看了實在忿恨。心上還有些對不起外來的股東。他便自己再拿出錢來。將各股東的資本。盡行償還。廠內的存貨及虧蝕的錢。統算自己的。各股東倒也不肯。都說做生意總有蝕本賺錢。定要分派。可是他一定不要。他說要是正當營業不利。虧耗的錢。那是各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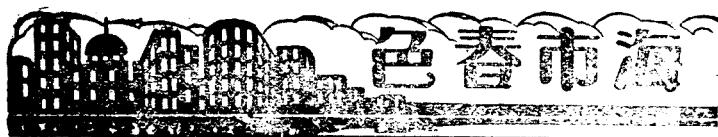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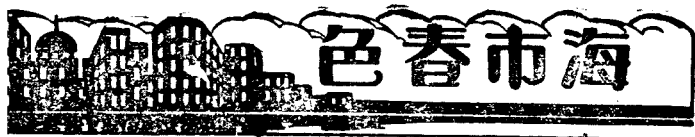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回 官場失意銀行吐氣 賭窟起念英館生心

六

的運氣沒話可說的。現在是我瞎了眼。錯托了人。給他捲去的錢。怎麼好派到你們頭上。各股東這才把自己的資本收回了。後來他把所有存貨。統統廉價售完。卽行閉歇。從此他在官商二層。都狠灰心。便帶了幾萬現款。移居滬濱。放浪形骸。從事嫖賭。他向素是一個規矩的人。現在因爲官商失意。看透世情。胸中牢騷。想藉此發揮。所以於嫖賭場中。化起錢來。狠是闊綽。上海的一班大亨小鬼。龜奴娼妓。大家都樂與之交。錢小秋就是在賭場裏認識他的。小秋固具有靈敏眼光的人物。第一次看見積中。見他的舉止豪爽。用錢豐裕。就曉得他是一個有肉頭的巨頭。小秋便用盡心計。竭力的結交他。他起初倒也狠看得起小秋。後來見小秋的行爲。不大端正。品行又極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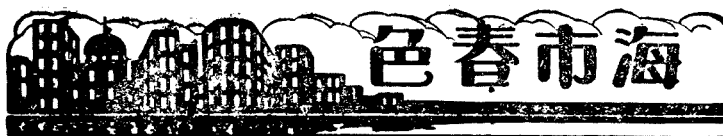
鄙。因此就慢慢的與他冷淡了。現在小秋對菱花說與積中是十多年的老朋友。就是這個來由。積中在上海這樣的混了二三年。又有些不耐煩了。又想到生意場中去混混了。恰巧上海新開大同銀行。要請一位買辦。須具十萬現款的墊本。他得了這個消息。便自己到銀行裏去接洽。兩下訂好合同。就算成功了。從此他就在銀行界裏過生活。也是他否極泰來。命濟運通。應當得時了。那大同銀行辦了五六年下來。盈餘了一百餘萬。外面的信用。也着實靠得住。他的十萬塊錢墊本。也變了二十來萬了。因此他就想到天津去設一分行。經各股東議決。大家贊成。他就把蘇州的兒子。叫出來接他的手。自己便到天津去創設分行。此正所謂有志竟成。不到五年下來。天津



第三回 官場失意銀行吐氣 賭窟起念菜館生心

八

的分行。又給他辦得萬商雲集。信譽卓著了。後來他便又到北平去設分行。因爲這幾年北平爲軍閥滋擾。市面凋零。辦起來似乎要棘手一點。所以他此刻還逗留在那裏。湯菱花原是一個堂子裏的小先生。是積中在上海做買辦的時候娶的。娶了不到一年。他就到天津去。本來要帶了菱花一塊兒去的。因爲菱花不願意去。所以與她在上海租了房子居住。後來兒子到上海來接手的時候。把媳婦也一起帶出來。積中便叫媳婦與菱花住在一起。一切開支。統統是他兒子擔任。積中另外給菱花一個六千塊錢的存摺。叫她支息使用。所以她現在賭的錢。便是每月的利息餘積起來的錢。在媳婦面上呢。只說去看望小妹妹淘的實在呢。她從前在堂子裏的時候。常常



跟着客人到各賭場去見識過的。現在自己手頭有了幾個錢。也想去發發洋財。誰知賭星不照命。賭着就輸。她越輸越想翻本。可是越想翻本越是輸。今天竟把所有的積蓄輸完了。他正在懊惱。想幾個利息餘積的錢。已經是輸完了。六千元の本錢。又不好意思去提出來賭。正在躊躇的當兒。恰巧被蘇瑞龍瞧出了破綻。所以把她介紹給錢小秋。果然不出瑞龍的意料。小秋竟能搭上了手。借錢給她翻本。恰巧又能贏上幾百元錢。因此而能進一步叫她請客。所以會弄到環球飯店去。閱者諸君。看了在下這段文字。不要說在下是有意作刁麼。放着他們在那裏吃大菜不寫。却把他們的來歷囉囉嚇嚇的寫了一大篇。豈不叫人納悶嗎。且慢。耶穌自有道理。在下正恐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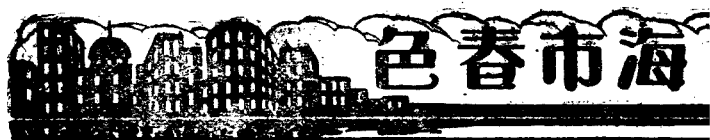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第三回 官場失意銀行吐氣 賭窟起念英館生心

一〇

者諸君看了上段文字。好似悶在葫蘆裏一樣。什麼沒頭沒腦的賭錢咧。借錢咧。吃大菜咧。弄得一個莫名其妙。心裏納悶。在下又是一枝筆寫不來兩家事。所以趁着他們吃大菜的空兒。把他們的來歷補叙出來。打破了悶葫蘆。等諸君透透氣。再看下去。就可以一目瞭然。興趣也自然要增加一些。決不會再怪在下作刁的了。閒言少叙。事歸正傳。再說現在他們二人。錢小秋已仍舊到了何以卿的賭場裏去了。湯菱花也回到自己家裏去了。那末怎麼他們明明在環球飯店吃大菜。一剎兒便會走掉了呢。原來就是方才做書的要叙他們的來歷。把他們放了一放。他們也乘着做書的沒有閒暇顧及他們。所以偷偷兒跑掉了。他們起先不是在那裏吃喝談心嗎。湯菱花



聽見了錢小秋說與她丈夫湯積中是十餘年的老友。又見小秋の品格風流。舉止豪邁。心裏更加得意。言語之間。也更加相信他。小秋也聽得她就是湯積中の如夫人菱花。心裏更加不懷好意。面子上却格外的恭維。你道錢小秋與湯積中有什么難過呢。原來小秋當初的結識積中。也無非是爲要想他些好處。所以在積中面上。好像用香餌去釣鯨鯢。倒也着實化了幾個小錢。可是後來被積中看透了。他的行爲。便慢慢的把他冷淡起來。到了天津。小秋還有幾封信去通候。積中却一封回信都不給。弄到後來。還寫了一封絕交的信給小秋。叫他以後不要再寫信來囉。因此小秋懷恨在心。念念不忘。他想這件事情。自己竟會失了眼光。偷鷄不着。反而蝕把米。現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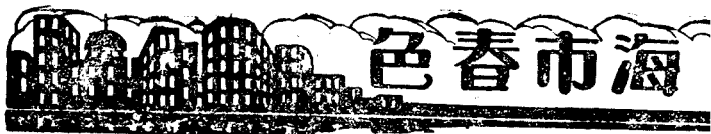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第三回 官場失意銀行吐氣 賭窟起念菜館生心

一二

還要受他的牢騷。所以刻刻想要報復。然而總是沒有機會。後來忽然想着了積中的姨太太菱花住在上海。他本想要在菱花身上如何用一個計策。報復報復。這個當子。正想起要去探聽她。恰巧菱花會得自己撞到他手裏去。以遂他的報復之心。這也正所謂無巧不成書了。當下小秋既然曉得她是菱花。自然是特別注意。問明了她的住址。要叫她不要回去。就在環球裏面開一個房間。二人談一夜。心倒是菱花不肯。回他說道。今天是不成功的。我出來時候。沒有關照。他們一定是要等我回去的。小秋現出狠不自在的樣子道。今天不成功。明天好麼。菱花把頭點了一點。俏眼兒對他轉了一轉。似乎表示答應的意思。小秋便付了菜資。二人雙雙的走出環球飯店來。



止是

數載怨情無從報。一旦邂逅卽仇人。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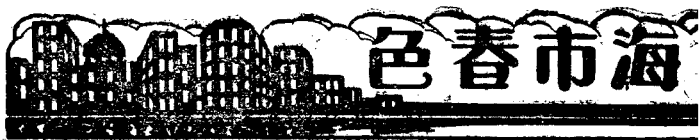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回 官場失意銀行吐氣 賭窟起念英館生心



第三回

官場失意銀行吐氣

賭窟起念英館生心



第四回

口蜜腹劍宵小手段 意馬心猿兒女心腸

話說錢小秋與湯菱花二人雙雙的從環球飯店走出來。又站在門口水門汀上。情致纏綿的講了一陣。約定明天下午五點鐘。仍以卿的賭場裏去碰頭。賭一會錢。再到環球裏去吃晚膳。二人計議定了。然後由小秋與她僱好了黃包車。等她上了車子。自己還站在那裏瞧着。望得不見了影兒。然後自己再坐了車子回到賭場裏。蘇瑞龍瞧見小秋回來。連忙把他一把拖到西邊一間空室裏。春風滿面的問道。怎麼樣。成功了嗎。小秋笑道。成功是差不多會成功的了。



海市春色

第四回 口蜜腹劍宵小手段 意馬心猿兒女心腸

二

只是裏面還有一件爲難的事情。瑞龍急問道。事情既然能夠成功。還有什麼爲難的地方呢。小秋哼了一聲道。你可曉得這女子是誰。瑞龍笑道。我那裏知道呢。不過你一向說你的手段高強。口角伶俐。心辣胆壯。不論什麼人家的女子。你都有本領把她弄到手。那末現在管她是誰不是誰。且把她弄上了。再說爲難的什麼呢。小秋搖頭道。不是這個緣故。要說是憑我的本領。對於女人面上。那也並不是我吹牛。只要我看得上。就沒有辦不到的道理。但是現在這個女子。是我的仇人。瑞龍連忙搶着問道。她與你有什么仇呢。她到底叫什麼名兒呢。小秋冷冷的道。與她本身是也沒有什麼仇。這仇是她丈夫結下來的。瑞龍道。她的丈夫又是何人呢。小秋道。她的丈夫嗎。就



是現任北平大同銀行買辦湯積中。瑞龍急問道：「那麼那個女子就是湯菱花嗎？」小秋道：「一些也不差。湯菱花就是她。」瑞龍又問道：「那不是天假之緣，最好也沒有了嗎？」你要找她，她自己撞得來，還有什麼爲難呢？原來小秋前幾天爲要報復，想起了湯菱花，曾經與瑞龍說過，要去找她，所以瑞龍會曉得。此刻說出這些話來，當下小秋又對他說道：「也不是爲着別的事情爲難，不過我現在已把名姓告訴了她。要是湯積中與她說過以前的事情，她倒或者記住在心，那就明天只怕不見得會來。」此其一。我現在既然曉得了她是仇人之妾，便想從她身上報復她的丈夫，然而又想不出個如何處置的法兒來。此其二。有這兩種緣故，所以我覺得爲難。瑞龍笑道：「你也枉自稱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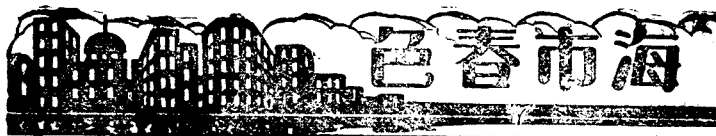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第四回 口蜜腹劍宵小手段 意馬心猿兒女心腸

四

聰明機警。怎麼這些事情也辦不了呢。那末你前天想去找着她。報復積中。你又打算怎麼辦呢。你說她明天不會來。我說她明天一定要來的小秋急問道。你怎能料定她一定會來的呢。瑞龍微笑道。這層道理。很爲明顯。湯積中就是把你對她講過。她也決沒這種好的記心。一向記住。況且她以前又是不認識你的面長面短。更加不會把你放在心上。這都是你自己多疑。我所以斷定她一定要來的小秋道。這個道理。倒還說得不差。但是想個什麼法兒處置她呢。瑞龍道。你還是想就把她來出氣。還是想把她來要挾湯積中呢。小秋道。她與我無怨無恨。我也決不想去傷累她。不過想把她做個幌子。氣是仍舊要在積中身上出的。瑞龍道。這般更加容易。你正所謂當



局者迷，找不出個主意來了。說着便湊近小秋耳邊，對他說道：「只要如此這般辦法，不怕湯積中不來上勾。」小秋等瑞龍說完，懶洋洋的說道：「法兒固是不差，但是積中要是曉得了是我，只怕他要拚着丟掉一位姨太太，不來管賬。」那就又怎麼辦呢？瑞龍哈哈笑道：「你正發呆了，你一定要對他說明是你的嗎？」小秋這才醒悟道：「不差，不差，我正糊塗極了。照你法兒辦，照你法兒辦。」不說他們二人計短議長，且說湯菱花帶了三百塊錢回到家裏，時候已是不早。兒子那天剛剛沒有回來，媳婦已經睡了。她叫娘姨也去安息，自己便把那三百塊錢藏好，也就登床就寢。可是她却轉輾反側的睡不着，想起了方才賭錢的事兒來。她想那錢小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物，怎麼會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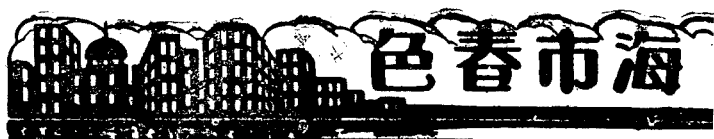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第四回 口蜜腹劍宵小手段 意馬心猿兒女心腸

六

緣無故借錢給我。後來翻了本。非但不要我還。還要多給了我幾十塊錢。吃晚飯的時候。還不住的恭維我。叫我不要回來。陪他談一夜心。現在還約我明天一定要去。這個到底是好意。還是歹意呢。她這樣疑疑惑惑的想了一會。也猜不透小秋是什麼用意。後來又想小秋的人。言語舉止。都很高尚。不像是個下流人物。況且他借錢給我。翻本無論如何。總是他的好意。我倒不能辜負他。明天總是要去一趟的。況且借他的錢。也要拿去還他。那時看事行事就是了。她主意已定。便也昏昏沉沉的去遊黑甜鄉了。一夜無話。次日她直睡到下午兩點多鐘才起身。洗臉吃飯的忙了一會。已是四點鐘模樣。她想起了昨天的約是五點鐘。便連忙打扮起來。却對她媳婦說道。明天



是我寄姆的壽辰。我今天就要去幫忙。晚上恐怕不能回來。你們不必等我。早些睡就是了。她的媳婦當然答應。她便把昨天的三百塊錢拿了二百元。一百元仍舊放好。匆匆的走出門來。叫了一部人力車。一直拉到何以卿的賭場門口停下。她跳下車來。付了車資。孃孃婷婷的走進賭場裏來。錢小秋與蘇瑞龍早已站在賭場門首等她。見她花枝招展的走了進來。又換了一身打扮。比昨天更加嬌艷。祇見她上身着一件蜜色毛葛的旗袍。花樣很是鮮艷。一雙長統蜜色絲襪。着得一些皺浪也沒有。脚上一雙金黃閃鑲高跟皮鞋。一雙脚兒纖瘦玲瓏。正能使人魂也消掉。小秋正在那裏看得出神。菱花已是到了他的面前。嬌聲滴滴的叫了一聲錢先生。小秋這才定了定。



海市春色

第四回 口蜜腹劍宵小手段 意馬心猿兒女心腸

八

卿回了一聲湯家姐姐。說道：姐姐真是信實。約好了時刻。一些也不誤的。菱花微微的笑道：承你過獎。我是素來如此的。你來了多少時候了。不要在此久等了吧。小秋連忙搖手答道：沒有。沒有。我與你前脚後步。我到了還不滿十分鐘。你肚子餓嗎。吃些點心去好嗎。菱花還未及回答。小秋又接着說道：我們且到裏面去坐一會再說。邊說邊移動脚步。往裏面走。菱花便跟在後面。隨着小秋亦步亦趨的走進了一間休息室。這間房間。却是賭場裏的幾個自己人聚會的地方。在旁人是走不到的。菱花此次也是第一次進去。她凝神一看。祇見丁字兒的擺着三張坑榻。兩張榻上。擺着兩副煙具。收拾得很是清潔。正中一張獨脚的圓檯。上面鋪着拾毯。靠壁一字兒擺着兩張紅



木茶几四張紅木交椅靠窗壁根還有兩張沙發。上面罩着白竹布的套子。窗上掛着兩幅湖色縐紗的帘子。壁上還掛着四塊山水油畫的畫鏡。正是佈置得精潔幽齊。纖塵不染。菱花正在看得出神。小秋已把煙燈點得雪亮。在熱水瓶裏舀了一杯熱茶。拿過去在煙鋪上擺好。然後來招呼菱花吃煙。菱花笑吟吟的答道。這樣東西。我是不來的呀。小秋道。我也曉得你不吸的呀。不過我要與你談心。靠在煙鋪上。弄些煙燒燒。覺得有興些。他一邊說。一邊招呼菱花在下手躺下。他自己便在上手躺了。開出煙缸來。用籤子挑了一些。向燈上燒着。嘴裏一面在那兒竭力的恭維菱花。把個菱花說得酥迷迷地心猿意馬。一會兒。小秋已把一筒煙裝好。遞過來叫菱花吸。菱花一



海市春色

第四回 口蜜腹劍宵小手段 意馬心猿兒女心腸

一〇

邊推住了槍。一邊笑迷迷的說道。不要客氣。我是真不會吸的。你請自己用吧。小秋硬伸過槍說道。你這樣客氣。難道一口煙也不領情嗎。菱花這才說了一聲。喔。你真客氣極了。一面接過槍口送到嘴邊。小秋與她對準了火。菱花呼呼半吞半吐的把那一口煙吸完。放了槍說了一聲。對不住。將絲巾抹了一抹嘴。小秋隨即又遞過一支茄力克香煙。菱花接在手裏。小秋又拿起煙燈湊上去給她吸。菱花連說了幾聲。對不住。然後把香煙啣在口內。湊上去吸着。仍舊向枕上躺好。却在身邊把那二百塊錢的鈔票掏了出來。分了一百塊遞給小秋。道對不起。小秋對她手裏一瞧。見她拿的是一疊鈔票。隨即坐了起來。似笑非笑的說道。這樣你真小覷錢某了。難道你



今天把錢還了我。從今就算與我絕交了嗎。況且這幾個錢。你怎麼好意思拿出來還的。菱花也很難爲情的說道。這算什麼話呢。我借你的錢翻了本。已是好極了。怎麼好連本錢都不還你呢。小秋道。姐姐這話。真說得差極了。幾十塊錢就要算起你的我的來。那是將來要嚇得我不敢與你來往。我們現在既然在一塊兒賭錢。天天見面。那末我也總歸有輸的日子。你就不好也借給我嗎。菱花笑道。借歸借。還歸還。你現且收了。日後你問我借再說。況且我也一定再有輸的日子。你若這樣客氣。不要我還。莫非怕我以後再要與你纏擾嗎。小秋急道。這算什麼話呢。這錢是我自己借給你的。不是你來問我強借的。怎麼叫我怕你以後要纏擾呢。收了。你也不再多說了。你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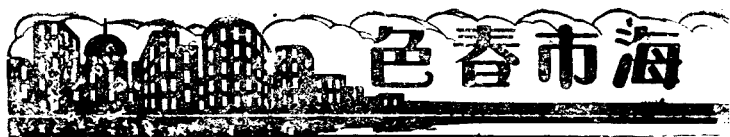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第四回 口蜜腹劍習小手段 意馬心猿兒女心腸

一一一

還是孜孜的要還我。那就真是瞧不起我了。以後倘然有什麼不便的地方。只顧向我拿就是了。菱花這才說了一聲。這算怎麼。一會事呢。然後把一百塊錢仍舊藏入袋裏去了。小秋便也仍行躺下。拿了籤子。剛剛要去燒煙。忽然聽得門外擊掌的聲音。他便放了籤子。立起身來。在身邊掏出一個鑰匙。去開了門上的外國鎖。自己走出去。拿進了幾客大菜來。原來這間房間。是他們秘密室。差不多的人。是走不進的。要是裏面要什麼東西。必須要自己出去關照。等到侍役送了來。也不能擅自送進去的。只要在門外擊三下手掌。裏面聽得自己就會出來拿的。菱花初次進來。當然不懂。心裏未免有些納罕起來。正是



甜言蜜語人人愛。惡念好意全不關。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口蜜腹劍宵小手段 意馬心猿兒女心腸



海市春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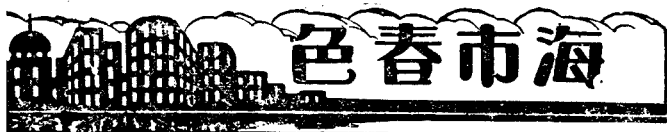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回 口蜜腹劍宵小手段 意馬心猿兒女心腸



第五回

喫大菜要求好事 吞芙蓉成就良緣

話說錢小秋正在燒烟。聽得門外擊掌。他便開門出去拿了幾客大菜進來。湯菱花弄得莫名其妙起來。便也從榻上走下地來。問小秋道。這大菜是誰人送來的。小秋道。是這裏的茶役。菱花道。你在什麼時候招呼他的。爲什麼不直送到裏面來呢。小秋這時已把大菜一樣一樣的在那張圓檯上放好。聽見菱花問他。他却不卽答應。却招呼菱花道。來來來。我們一面吃。一面講呢。菱花道。我是四點鐘吃的飯。此刻實在吃不下。你請用吧。小秋瞅了她一眼道。你又來客氣了。



海市春色

第五回 喫大菜要求好事 吞芙蓉成就良緣

二

無論如何。總得胡亂吃一些。領領我的情。菱花這才坐了下去。小秋便遞過一客來路牛尾湯給她。自己也拿了一客。二人對坐着邊吃邊談。比昨天更是投機。小秋便把密室不許閒人進來的理由。約略的說與菱花聽了。菱花方才明白。當下問小秋道。你今天來了賭過嗎。小秋答道。沒有。我想等你來了。一塊兒賭呀。你今天家裏關照好嗎。菱花道。我對他們說。明天是寄媽的壽辰。今天就要去幫忙。晚上是不回來了。關照好了才出來的。菱花這個當兒。已把一客牛尾湯吃完了。小秋又遞過一只出骨鷄鵝來。菱花搖頭道。我的肚子裏實在藏不下了。一客湯還是勉強吃下去的。你請慢慢的用吧。小秋見她這樣一說。自己也就放着不吃。站起身來。去拿了一塊手巾要放



在熱水瓶裏。倒熱水的當兒。菱花走上去。把手巾一把搶了過來。推他的肩膀道。你這樣客氣。是當我外人了。快些去吃吧。小秋見手巾已被她搶了去。便走到榻邊去拿了一枝香煙。在煙燈上吸着了。走過來遞給菱花道。你不吃。叫我一人怎麼吃得下。我也不要吃了。菱花聽他話裏有骨。斜轉一雙俏眼兒。瞅着他說道。我是實在吃不下。你爲什麼也不吃了呢。小秋微笑道。我是從來沒有一人吃過東西。沒有人陪着。是吃不下的。菱花笑道。我倒不曉得你有這般脾氣。那末你再吃些。我坐在這裏陪你就是了。說着。便仍舊走到那張椅子上坐下。小秋見她這樣。便也仍舊坐了下來。就拿那一只鶴鶉拿過來自己吃。先把菜刀切碎了。却拿叉兒叉了一塊。送到菱花嘴邊。叫



海市春色

第五回 喫大菜要求好事 吞芙蓉成就良緣

四

她吃。菱花連忙別轉頭去說道。你又來了。我吃得下。還同你客氣嗎。小秋見她別轉頭去不肯吃。便趁勢立起身來走近她身邊。一手向她肩兒上一擱。一手把那叉上的鵝鶉。硬塞到她嘴裏去。菱花起初還閉緊了嘴不肯吃。弄得嘴唇上下邊都是鹹汁。後來給小秋弄得沒法。才張開嘴來受了那塊鵝鶉。含在嘴裏咀嚼的當兒。小秋見她嘴上有幾點鹹汁。連忙放去了叉兒。雙手捧住了菱花的臉兒。偏下頭去與他舐淨。菱花要想抵抗。却是沒有氣力推去他的手。況且春心早給小秋引動。便漲紅了臉。半推半就的儘他做去。小秋舐淨了鹹汁。接連又親了幾個香吻。然後放手圈住了她的粉頸。斜欹在她的身上。笑微微的說道。姐姐。我真愛你呀。菱花杏臉緋紅。星眼含羞。



海市春色

假扮着嬌。嗔。撇起嘴唇罵了一聲死。人說道。這算什麼樣兒呢。說時用手去推開小秋的手。小秋趁勢放下了手。向她的胸前輕輕的拍着道。我自從昨天看見了你。靈魂就到了你的身子裏了。所以昨天晚上在環球飯店回來。直到此刻也沒有合一合眼。你可一定不會曉得。我受這般的苦楚。他一邊說。一邊又把左手搭上她的肩膀。右手托着她的下頰。突着兩只眼珠兒。釘住了她的臉上。細瞧。菱花倒有些給他瞧得難為情起來。羞答答的說道。這是你也真太痴心了。我有什麼好的地方。你要爲着我神魂顛倒呢。我勸你不要這樣。還是陪我去賭錢去吧。說時。竭力的想立起身來。小秋順手把她攔腰一抱。一直抱到那張沒有煙具的榻上。隨卽放了手。撲的跪了下去。



海市春色

第五回 喫大菜要求好事 吞芙蓉成就良緣

六

雙手搭住了她的膝蓋哀告道。姐姐，我實在忍不住了。你無論如何行個方便。救我一救吧。你想菱花本來是一個妓女出身。年紀又輕。嫁了一個年逾知命的湯積中。又是不大住在上海。這般日子本來有些過不慣。現在再被錢小秋這樣的米湯一灌。當然是要心蕩神搖起來。她却故意扳起嬌臉的不睬他。小秋又軟迷迷的央告道。你當真的不肯答應我嗎。那是我這條性命。總是活不成。就請死在姐姐的面前。表明表明我的心跡。小秋說到這裏。便從地上霍的立起身來。搶到煙榻跟前。在煙盤裏拿起那一缸鴉片。要想往嘴裏倒去的當兒。菱花早已看見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連忙立起身來。搶上前去把他手裏的鴉片奪下。嘴裏還喘聲喘氣的說道。你這人怎麼這樣的



海市春

心急呢。小秋這一來。本來是假意做作。明知菱花一定不會看他死的。所以假裝着要吞煙自盡的樣子。菱花那裏曉得他的詭念。果然上去奪開了他的鴉片。還怪他自己心急。小秋見自己的奸計已售。却還故意的望榻上一躺。唉神嘆氣的做像那真的樣兒。菱花此時還當小秋的對於自己是至誠至情。爲着自己。受那般的刺激。心裏看實有些不忍起來。便把那一缸鴉片。放在那張圓枱上。走過來坐在床沿上。伸手去拉住了小秋的手。說道。你怎麼竟癡情到這般田地呢。我又沒有決裂的拒絕你。怎麼你就尋起短見來呢。你若真有一個三長兩短。就叫我怎麼對得住你呢。菱花在那說這些話。小秋起先兩眼望着天花板。嘴裏也仍是長吁短嘆。不接菱花的話頭。後



海市春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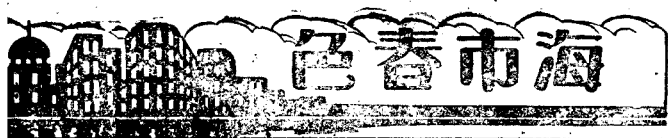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回 喫大菜要求好事 吞芙蓉成就良緣

八

來聽菱花說到倘若真有三長兩短。就叫我怎麼對得住你的當口。他便霍的從榻上坐了起來。雙手圈住了菱花的頸兒。湊上自己的臉去緊貼了菱花的臉兒問道。那麼你到底肯不肯答應我呢。菱花嗤的笑了一聲說道。我怕你再要嚇我。答應是不敢不答應你。但是……菱花說到這裏。便頓住不說下去。小秋急問道。但是的什麼呀。菱花也不回頭。只把她的俏眼兒對小秋釘着發呆。小秋曉得她春心也有些兒蕩漾。便又低低的問道。你到底怎麼樣呀。菱花紅暈雙頰的說道。就是我答應了你。這個所在也是不興呀。小秋道。這個地方怎麼不興。最安穩也沒有了。菱花道。沒有什麼人進來的嗎。小秋笑道。我早已關照過他們。無論何人。要等我們出去。方好進來。這是



他們有事情也是如此決不會我們不出去。有人進來的道理。菱花這才軟迷迷地說道。那麼只好今天一次。下次是我不答應的了。小秋聽了此言。連忙走下地來。仍舊把她抱到那張沒有煙具的榻上。成就好事。小秋用盡平生的本領。把個菱花迷得五體投地。方才說。只有一次。此刻反而與他訂起終身之約來了。小秋當然是最好也。沒有滿口答應了她。一會兒事畢。他們便起來梳洗了一會。仍舊到煙舖上各人吸了一口煙。呷一口茶。菱花便叫小秋陪她去賭錢。小秋答應一聲。便跳下榻來。先去開好了房門。又把方才吃殘的大菜。統統搬了出去。兩個空熱水瓶。也拿出去放在房外桌子上。然後叫菱花先走出房外。自己也就跟着出來。順手把那房門碰上了鎖。於



第五回 喫大菜要求好事 吞芙蓉成就良緣

一〇

是菱花走前。小秋隨後。二人雙雙的走入了賭場。蘇瑞龍見小秋走了出來。迎上去招呼他道。你鑽到那裏去的。方才牌九。真是爛污。上風輸了二千多塊。下風個個贏飽。我也贏了二百多塊。要是你在這裏。也不要說多。三百塊錢。總是拿得穩了。小秋假意頓着脚。現出懊喪的神氣說道。這個不去說他。總是我沒有財運。瑞龍又馬上轉口道。來得及。來得及。今天的牌九。不曉得什麼道理。做上風的個個不利。多少總是輸的。沒有一場有過一條通吃。你只要守着打就是了。瑞龍講這話時。偷偷的斜過眼對菱花乜了一乜。又把嘴唇對小秋笑了一笑。似乎問他事情可有成功的意思。小秋也已會意對他扮了一個鬼臉。丟了一個眼色。瑞龍見了。曉得事兒已經成功。却又假



意的問道。你方才到底是那裏去的呢。小秋便指着菱花對他說道。我陪了這位表姐那裏吃點心的。說着。並對菱花介紹道。這位便是蘇瑞龍先生。菱花聽了。走上一步與瑞龍行了一個見面禮。叫了一聲蘇先生。瑞龍連忙回禮不迭。也叫了一聲表姐。說道。請到這裏來坐吧。他一面說。一面在前引路。小秋菱花都跟在後面。三人慢慢的走進了東邊一間屋子裏。菱花抬頭一看。只見正中擺着兩張桌子。團團坐着十餘個人。在那裏賭牌九。菱花就想走上去瞧瞧。瑞龍却拿了兩支香煙。一支遞給小秋。一支遞給菱花道。且請坐一會再說。菱花只得在靠壁椅子上坐下。小秋瑞龍也都坐了。茶房已是泡了兩壺茶。絞上三塊手巾來。他們三人。大家都揩了一揩手臉。茶房接

海市春色

第五回 喫大菜要求好事 吞芙蓉成就良緣

一一一

過手巾。又舀了三杯茶。放在各人的面前。菱花一面喝茶。一面留神的睇那牌九枱上。只見一個年約四十左右。濃眉大鼻。嘴上留了一撮短鬚的男子。在那裏神氣活現的推莊。起初也不曉得他是輸是贏。後來看見他接連的配了幾個通莊。臉上頓時現出難堪的形狀。口裏不住的叫着。我倒不相信。我倒不相信。似乎有些輪極的樣兒。後來又見他推出一條牌九。十幾個下風。大家都接一連二的下注。他等下風打齊了。然後把兩粒骰子提得老高的往下一擲。嘴裏高聲的喊着通吃。正是

方借芙蓉成好事。再從賭博施奸謀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回

設陷阱佳人受騙 入圈套嬌娘被禁

話說湯菱花在那裏看賭牌九。只見那個做莊的。接連輸了幾次。面上頓時現出不悅之色。把一條牌九推了出去。等得下風統統押齊。便把骰子提得老高的望下一擲。嘴裏喊了一聲通吃。接着又喊了一聲上莊。於是上下風大家照例拿了牌。莊家把兩粒骰子也收回了。這個當兒。錢小秋與蘇瑞龍正在那兒唧唧噥噥的談心。菱花也不留心他們是講的什麼。只留神看他們賭錢。見他們賭得興高采烈。他實在有些心癢起來。便立起身來。對小秋瑞龍說道。你們請坐。



海市春色

第六回 設陷阱佳人受騙 入圈套嬌娘被禁

二

一會。我到那兒去瞧瞧。小秋點着頭道。好。你去就是了。我也就要來的。菱花又對瑞龍說了一聲。我先去。便即回過頭來。走到賭枱跟前。坐在天門的一個賭客。看見菱花站在那兒。他便立起來招呼她坐。菱花同他客氣道。你坐。你坐。我站一會好了。只見那個賭客手裏拿了大小幾十根籌碼。大約有四五百塊錢的樣兒。離開椅子說道。我不賭了。有事情要去一趟再來。你先坐一會就是了。他一面說。一面慢慢的走出賭場去。菱花見他走了。然後就在那張椅子上坐下。留神望枱面上一看。只見上下風的牌。都朝天的放在那裏。上門是一只長二。一只人牌。是一副人兩。下門是一只梅花。一只天牌。是一副天兩。天門是一只四六。一只地牌。是一副地兩。三家下風拿了天地



人的三個兩點。祇有莊家一副。是一只么三。一只三五。却是一副鵝兩。這條牌九一出。大家都看得納罕。上下風四家統統拿的兩點。却是莊家的兩點最小。統統都是兩有兩。莊家應得統統賠錢。只見那個做莊的喊了一聲觸霉頭。便拿了籌碼在那兒一注一注的照賠。一會兒統統都賠齊了。下門座位上有一個賭客對他說道。這種牌九不再能推了。還是立起來讓別人推吧。那個莊家却回他說道。我偏不相信。看牠爛污到怎般樣兒。說着仍舊把那幾張牌收回來推過了。再行砌好。頭一條推了出去。却對下風賭客說道。你們只管押就是了。一班賭客都因為是毛條。不敢多打。大家稍爲的押幾塊錢。菱花此時。却再也熬不住。便從身邊掏出那二百塊錢的鈔票來。分



海市春色

第六回 設陷阱佳人受騙 入圈套嬌娘被禁

四

了五十。在天門押了。莊家看見她押的是鈔票。伸過手來拿了望她面前一撩道。去買了籌碼來賭。此地不打現洋的。菱花聽他說了。正想叫茶房來叫他去買的當兒。一回頭瞥見小秋瑞龍二人並肩的立在自己背後。瑞龍已經遞上一百塊十根的籌碼來。菱花便接了過來。數了五根去押在天門上。再數了一百塊鈔票。回過頭來遞給蘇瑞龍。瑞龍道。你擺在那裏。停會贏了再給我就是了。菱花却一定要遞給她。小秋也說道。蘇先生的錢。是不要緊的。你儘管停會給他就是了。菱花這才把一百元票子。仍舊放在懷上。這個時候。莊家已擲好骰子。大家都拿牌反了出來。這會與上次却不同了。上門拿了一副么六梅花的長七。下門拿了一副么三五六的鵝五。天門拿了



一副地牌么二的地。五家莊却拿了一只四五。一只三四的無名六。剛剛天門下門兩門齊吃。單單賠了一家上門的長七。他便把天門下門兩門的錢。統統擄了進去。上門的錢。照數賠了出來。然後把那推過的牌收了進去。另外換出一條牌來。他邊換邊說道。怎麼樣。我說牠不會爛污到底嗎。菱花初次下注。便輸掉了五十塊錢。心想方才幾條牌。條條是通賠。怎麼我來一押。便變成輸了。她一邊想。一邊回過頭去。招呼小秋瑞龍二人道。我讓你們坐一會好嗎。瑞龍連忙回答說道。我們還要講幾句話去。你坐着賭就是了。說着。便拉了小秋。仍舊的歸到靠壁的坐位上去了。菱花本來要想問小秋。這條牌九。押那一門的。此刻看見他們走開。便將那還有五十塊的籌碼。統

第六回

設陷阱佳人受騙

入圈套嬌娘被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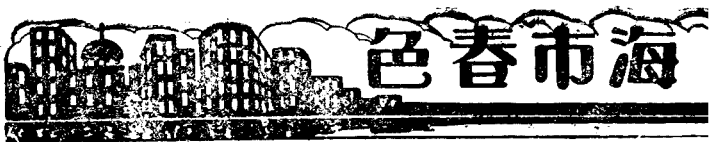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第六回 設陷阱佳人受騙 入圈套嬌娘被禁

六

統押到上門上去。天門下門却一些不押。莊家等得下風統統押齊了。仍舊照常的翻出牌來做輸贏。這條却又變了樣兒了。莊家拿了一副么三長三的別十。上門却拿了一副長二么五的別十。大家沒有點子。却是莊家佔了便宜。天門下門都有點子。莊家賠了那二門。菱花此時。輸得有些動火起來。她想放着贏錢的地方不押。却趕到上門去送掉五十塊錢。這不真是冤枉嗎。她這樣一想。更加懊悶起來。便把那二百元鈔票。統統向別個賭客手裏。換了籌碼。看準了門頭再押。可是她仍舊是押到那裏。輸到那裏。一會兒。把瑞龍給她的。一百塊籌碼。自己的二百塊現洋。統統輸掉。也沒有贏過一次。她心裏實在懊喪。便立起身來走到小秋跟前。呆呆的說不出話來。小秋



海市春色

見她走來，曉得她已經輸完，却故意問道：「賭的怎麼樣兒？」菱花赧赧的答道：「觸霉頭。一次也沒有押着。」統統輸完了。我想回去拿了本錢再來。瑞龍連忙接口道：「爲什麼要回去拿呢？」說時，又從身邊掏出十塊頭的籌碼二十根，遞過來給她道：「你儘管拿去賭了。再說，菱花伸伸縮縮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拿的樣兒。」小秋又接口說道：「不要緊的。我與他賽如自己人一樣。他的就是我的。你只管拿去。我停會好還他的。」菱花這才接了瑞龍的籌碼，重行走去翻本。無如這是他們做就的圈套，菱花却那裏會曉得。一會兒，又統統輸完了。正想站起來的當兒，背後却有人遞下許多籌碼來。她回頭一瞧，見是小秋瑞龍。心裏不覺有些難爲情起來。但是她輸得實在難受，滿心存着翻的



海市春色

第六回 設陷阱佳人受騙 入圈套嬌娘被禁

八

心思也就顧不得難爲情了。對瑞龍說了一聲對不住。停會一起還你。然後再把那籌碼一點。却是整整五十根。剛剛五百塊錢。她回過頭去。要想給瑞龍說一聲。可是他們却又走開了。她便仍舊下押。總是輸多贏少。不多一會。五百塊錢又統統輸完了。莊家也在換人了。她兩眼望着枱上。在那兒發怔。看到莊家結下帳來。還要貼掉五百多塊。她想我一人已輸了一千塊錢。莊家還要輸五百多塊。這錢不是都是下風贏的嗎。再看那些賭客手裏。統統都有贏錢。她心裏更加難過。便霍的站了起來。要想去與小秋商量。再想法兒來翻本。可是走到那裏一看。小秋已經不在那兒。瑞龍見她走來。故意立起身來。問道。怎麼樣。翻轉本嗎。菱花垂頭喪氣。懶洋洋的答道。不要說



起。統統輸完了。瑞龍聽了。又故意做出驚惶的樣兒。說道。怎麼。後來
的五百塊。也統統輸完了嗎。菱花見他這般樣兒。更是弄得不好意
思。回答呆了一會。却問瑞龍道。錢小秋呢。瑞龍道。朋友來叫他有事
情去的。菱花道。就要回來的嗎。瑞龍道。這却沒有一定的。他有時常
常三天五天。十天八天。不到這裏來。菱花聽他這麼一說。心裏更加
躊躇起來。便對瑞龍道。蘇先生。我此刻回去了。借你的錢。明天帶來
還你。瑞龍道。這可不與。這錢不是我自己的。是這裏帳房裏的籌碼。
本來在別人呢。要先付了錢。然後再給他的。因為錢先生同我是相
熟的。說你是他的親戚。所以我把籌碼給你。當場不同你拿錢。現在
你說要回去。明天拿來還我。那麼要是我自己的錢。可以這樣辦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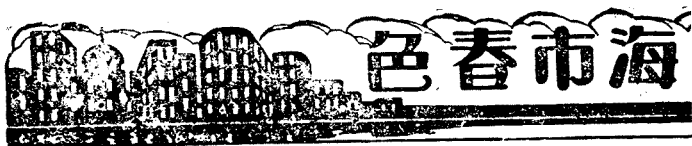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第六回 設陷阱佳人受騙 入圈套嬌娘被禁

一〇

不然是不興的。菱花給他這麼一說。心裏又懊喪。又羞慚。想他方才不把籌碼給我。我也輸不到這許多。他現在倒反而說出這些話來。豈不是明明的作弄我。我本來輸了錢。心裏說小出的懊惱。現在他既這樣對我。我就且把他來吐一口氣。當下她想定了主意。便對瑞龍說道。蘇先生。既然你這裏的章程。要先付錢再拿籌碼。那麼你方才第一次給我五十塊錢的時候。我不是隨手把鈔票遞給你的嗎。你爲什麼不拿我的呢。瑞龍冷笑道。我不是對你說過麼。因爲錢先生說你是他的親戚。我爲着錢先生面上。同你客氣客氣的。不是什麼不要你的錢。菱花聽了此言。更加怒道。你的說話。真說得豈有此理了。你既然看着錢先生面上。同我客氣。爲何此刻我說明天還你。



你就不看錢先生面上了呢。瑞龍受了她的說話。心裏好生動氣。便哼了一聲說道。方才給你的時候。是錢先生在這裏。現在他又走了。我又不不知你住在什麼地方。你明天不來。我到那處去找你呀。況且你身邊沒有錢。怎麼大膽敢來賭的呢。等到現在賭輸了。才說沒有錢的嗎。菱花聽了這種說話。心裏當然更加忿恨起來。便氣忿忿地說道。你這裏既有章程。你爲什麼不照章程辦理呀。老實說。你不強來給籌碼與我。我也決不會輸這許多錢。你這裏本來要先付錢。後給籌碼的。那麼你也本來可先收了我的錢。然後再給我的籌碼。你現在怎麼問我要起第二次的錢來呢。瑞龍哈哈大笑道。想不到你輸了錢。不拿出來。倒要想混賴。我看你怎樣的跑得掉。說着。便去招



海市春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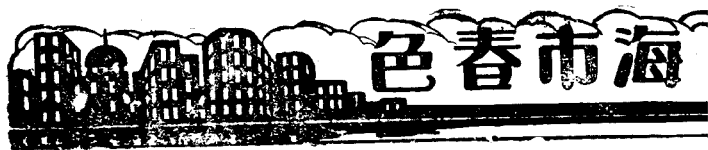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回 設陷阱佳人受騙 入圈套嬌娘被禁

一二

呼那些賭客停歇統走了出去。却又對菱花道。你要混賴。叫你看我的手段。他一面說。一面也走了出來。順手把那房門緊緊的鎖上。把個如花似玉的嬌娘。獨自一個的鎖在裏面。原來這是他們預先定下的奸計。昨天錢小秋與蘇瑞龍商量的時候。蘇瑞龍便定下這個計策。叫小秋等菱花進來的當兒。先誘她去污了她的身體。然後再和她出來賭錢。那些賭客都是他們自己人。有意弄到她輸得不得脫身。然後好把她關鎖起來。再寫信到北平湯積中那裏去。叫他拿銀錢來贖。正是

天堂有路你不走。地獄無門人自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回

蘇瑞龍有心探口風 錢小秋假意問殷勤

話說蘇瑞龍既把湯菱花關鎖在一間賭室裏，自己便匆匆趕到裏面，與錢小秋商量寫信到北平去的事情。原來方才小秋是有意走開，好等蘇瑞龍與菱花反臉，幽禁她起來。然後好寫信去要挾湯積中，叫他拿銀錢來贖。此時的菱花被蘇瑞龍關在裏面，心上方才疑心到錢小秋是與蘇瑞龍串通，想弄自己的錢，還並沒有曉得自己丈夫與他與仇，想起方才賭錢時的情景，越想越像，越想越氣。她便怒冲冲的趕至門邊，竭力的想開那扇門。可是瑞龍小秋既是特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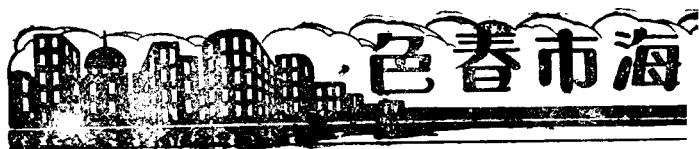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第七回 蘇瑞龍有心探口風 錢小秋假意問殷勤

二

設法幽禁你。那裏會給你開得開來。弄了半天。門倒沒有開得開。反而弄得香汗淋漓。嬌喘吁吁。她此時真是哭笑不得。又羞又惱。便又一口氣的走到窗前。一瞧。只見那雪亮的電燈光。影出那玻璃窗的外面。都是一根根竹子粗的鐵柵。密密圍着。不要說她是手無寸鐵。便是她拿着純鋼利刃。恐怕一時也砍牠不斷。她看了一會。竟是無計可施。心裏更加怨怒起來。又想起錢小秋方才的那樣情致纏綿。以及他的人品行爲。完全不像是個奸惡之輩。倒不要他真的有事走開了。那個不要臉的蘇瑞龍。要轉我的念頭。所以趁着小秋不在。故意前來欺侮我的。那是倒還要防他停會要進來羞辱我。她這樣一想。心裏反把那錢小秋當作一個好人。滿腔怨毒。都結到蘇瑞龍



一個人身上去了。她想我既然失身於小秋。那是停會瑞龍倘若要進來纏擾。我就甯可一死。決不再給他污辱的。她又想小秋不知到底。是怎麼一個人物。倘若這件事情。是他串通了瑞龍誘騙我。那就是死在這裏。也不會瞑目的。說着她的一副熱淚。早已奪眶的。淌了出來。她此時的心裏。實在忍不住傷感起來。便嗚嗚咽咽的邊哭邊說道。錢小秋。錢小秋。你倘若串通了蘇瑞龍。用這種手段對我。那我就是做了鬼。也要找着你的。她真在這裏邊哭邊說的當兒。忽的聽見靠窗牆上唸喇一聲。倒把她嚇得一跳。留神看時。只見牆上果然有一個小門。却髹漆得與牆壁一樣的顏色。所以自己沒有瞧得出。她正在疑心怎的忽地會開了開來。却見外面伸進一只手。拿



海市春色

第七回 蘇瑞龍有心探口風 錢小秋假意問殷勤

四

了一碗東西。擱在那小門檻上。喊道。裏面女客。來拿麵去吃。她明是蘇瑞龍叫他送來的。便走近去接了他的麵。說道。你且慢慢兒走。我有話要對你說。便先把手裏的那碗麵。走去放好在桌子上。然後再回身走到那小門跟前。伸着頸子望外瞧去。却因晚上瞧不清楚臉面來。那個送麵來的人。却在那裏問道。你有什麼話。你只顧講呀。菱花這才忍氣問道。錢小秋在外面麼。那人答道。錢小秋只怕是賭客。我是不認識的。菱花又問道。這麵是誰叫你送來的呢。那人道。大約是這裏的主人罷。我也是初來。弄不清楚他們的名姓。菱花聽他這樣一說。只道他真的是初來。却誠誠懇懇的對他說道。我姓湯名菱花。是跟了錢小秋進來賭錢的。不想落了蘇瑞龍的圈套。輸了幾個



錢被他幽禁在此。錢小秋此刻也不知到了那裏去。要是他在這裏。恐怕也不忍看我受這般的罪。一定要想法把我弄出去的。你既然在這裏面做事情。總要請你竭力的打聽別人。務必找到了他。對你倘若不認識呢。就還要請你竭力的打聽別人。務必找到了他。對他說起我的事情。如果因此能夠來把我救出去。那麼你就是我的大恩人。我當刻骨銘心。重重的謝你。她說到這裏。喉嚨便有些哽咽起來。淚水也隨之潸潸流下。那人見她這副情形。却安慰她道。你也不必傷感。輸幾個錢。想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事情。我出去一定同你竭力的打聽。倘若找着了錢先生。我總一定把你的話達到。那碗麵要冷了。你且先吃了。再說。我還有別的事情。出去一會。再來給



海市春色

第七回 蘇瑞龍有心探口風 錢小秋假意問殷勤

六

你回音。菱花聽了他的說話。心裏非常感激。便又連說了幾聲。費心。費心。眼見那人匆匆的走出了。她便回身走到桌子跟前。看那碗麵。却是一碗蝦仁雞絲麵。倒弄得着實清潔。她此刻本來覺得餓了。便端起那碗麵。正想吃的當兒。陡然聽見窗外急急的脚步聲。她還只當是小秋來了。連忙放了麵碗。三腳兩步的搶到小門跟前。顛起足來。從門洞裏留神一瞧。隱約中看出不是小秋。似乎仍舊是那送麵人的模樣。她正想開口動問。却見那人已經走近前來。倏的把那一扇小門關上。隨着又聽得匆匆的脚步聲。走出去了。她想這個一定就是方才送麵的人。方才走的時候。忘掉關這扇小門。所以此刻重行趕來關的。她便仍舊回到桌子傍邊的椅子上坐了。拿起麵



海市春色

來就吃。可是那裏吃得下。點點的淚水。却望那碗裏亂滴。她便竭力忍住了。吃了三數粒蝦仁。呷了兩口湯。仍行把牠放下。立起身來走到牆角邊一張沙發上躺了。拿着手巾在那裏揩抹淚水。心中却胡思亂想的。只望錢小秋來救她。一會却又想到小秋。不曉得到底是好人。還是歹人。倘若錢小秋是個歹人。串通了瑞龍。特地把我作弄。那是別的都不打緊。只怕家裏兒子媳婦。見我不回去。一定要着急。出去找尋。找尋不着。一定要寫信到北平去告訴積中。積中一定要爲着我。回到上海來尋訪的。要是給他打聽出我爲着賭錢被人家幽禁。豈不要把他氣個半死。就是他原諒我。來弄我出去。我也還有什麼臉面見他呢。那是我甯可一死了事的。不說菱花在賭室裏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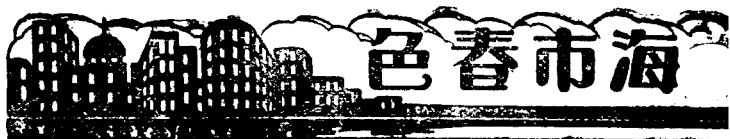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第七回 蘇瑞龍有心探口風 錢小秋假意問殷勤

八

胡思亂想。再說那蘇瑞龍到了裏面。找着了錢小秋。對他說道。怎麼樣。不出吾之所料嗎。小秋笑嘻嘻的拱着手道。佩服佩服。等我出了這口怨氣。再來重謝你。但是現在既把菱花困住。就當趕速寫信到北平去。信上如何的說法。還要請龍哥再費心計。瑞龍滿面驕容的說道。這個自然。你儘可放心。保管積中會得自己尋上門來。讓你舒舒齊齊的吐氣。小秋道。全仗龍哥大力。幫小弟的忙。但是事不宜遲。越快越好。瑞龍點頭問道。積中就在北平大同銀行做買辦嗎。小秋答道。是的。他自己在北平。兒子媳婦却在上海。可要先寫封信給他的家裏呢。瑞龍笑道。你可不要多管。我自有主張。你只耳聽好消息就是了。說着。便別了小秋回到自己的臥室裏。隨卽寫了一封快



信。藏在身邊。預備明天早晨寄出。他便仍舊回出臥房。一路直奔的。走到幽禁菱花的賭室外。從玻璃窗里向裏瞧去。却見菱花闌上。眼兒。在那沙發上睡着了。他叫人送的去一碗麵。却仍是擺在桌子上。沒有吃掉。他忽然想起了方才叫阿三送麵進來。叫他探探菱花的口風。不知她可有什麼話對阿三說。倒要去問他一個明白。他一面着想。一面回過身來望裏面走去。到阿三廝的所在去找他。原來這個阿三。就是蘇瑞龍的心腹侍役。爲人很是能幹。說話也極伶俐。瑞龍平日最寵愛他。有什麼要緊事情。總是叫他辦的。今日要他去探菱花的口風。所以特地叫他送一碗麵去的。阿三聽了菱花的話。出來的時候。本來想去告訴瑞龍。恰值瑞龍與小秋二人。在那兒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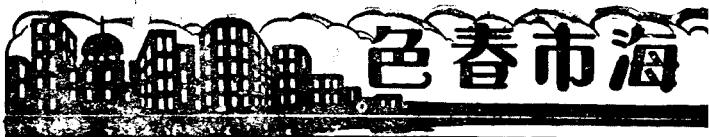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市春色

第七回 蘇瑞龍有心探口風 錢小秋假意問殷勤

一〇

議機密。他不便上去訴說。因此便先睡去了。現在見瑞龍找來問他。他便將方才同菱花交談的話兒。詳細細細的告訴了他。瑞龍聽得備細。曉得菱花並無別的念頭。只望小秋去救他。便從阿三那兒走出。仍舊趕到小秋那裏。把阿三的話。統統說給小秋聽了。並對小秋說道。我方才也去看過菱花。見她睡熟在沙發上。看來用不着什麼別的防備。最好你到明天早上。親自去看她一趟。安慰她一番。叫她只管放心。一定想法兒救她出來。她就能夠定心等在裏面。不轉什麼瞎念。等你去救她。此乃是緩兵之計。我們就好定定心心的辦報復積中的事情了。小秋聽了瑞龍的話。心上也很有意爲然。才滿口的答應了他。此時已快要天明。瑞龍便對小秋道。我們睡一會罷。一面



說着。一面走出小秋的房間。回到自己的臥房裏。納頭便睡。小秋等瑞龍去後。也就和衣而臥。次日二人都睡到十點鐘起身。瑞龍便去催促小秋。叫他趕速到菱花那裏去一躺。自己便藏了寄給湯積中的信。匆匆的走出賭場。雇了一部人力車。一直拉到郵局門首停下。跳下車來付了車資。三腳兩步的走進了郵局。購了十二分郵票。密密的把信封固。貼好了郵票。便去交給收信員。取了回單。仍行走出郵局。雇了車子回到賭場裏去。到小秋的房間裏一看。小秋却不在那裏。他料定他是到菱花那裏去了。他便去叫阿三到廚房裏去叫廚役做幾樣點心。送到小秋房間裏來。他便去坐在那裏等着。不多一會。阿三已把點心送來。他便在那兒一面吃。一面等候小秋。一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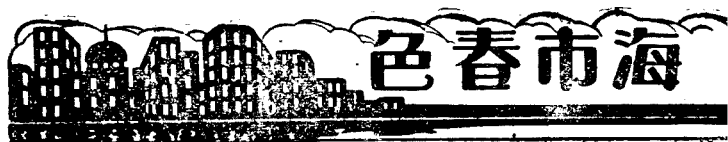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七回 蘇瑞龍有心探口風 錢小秋假意問殷勤

一一一

兒點心已經吃好。正在拿着牙籤剔牙。忽見小秋也已回來。他便迎上去問道。你去過了麼。她現在怎麼樣呢。小秋邊笑邊答道。她倒也一些不着急。我去看她。她還是睡着未醒。後來給我。把窗子敲了幾下。才把她驚醒起來。她睡眼朦朧的一見是我。連忙趕過來。隔着窗兒。對我極聲極氣說道。你昨天晚上到那裏去的。害我給人家這樣的侮辱。我對她說道。事情我已統統知道了。不過我此刻沒有帶錢來。這裏的主人蘇瑞龍先生說。你得罪了他。沒有錢。一定不肯放你。你且定心等一會。我去想了法兒。馬上就來贖你。她聽了我的說話。不禁呀的哭了出來。正是

平生未嘗憂愁味。今日傷感分外深。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回

幽室鬧奇聞香茶作梗 閨房詢行踪蓮子充飢

話說錢小秋聽了蘇瑞龍的話。到幽室裏去探望菱花。叫她勿要擔憂。他去想了法兒來贖她。當下菱花聽了他的話兒。心裏不禁一陣難過。頓時呀的一聲哭了出來。隔着窗兒哽哽咽咽的說道。這都憑你的良心。我這苦頭。全是你害我吃的。你要是不會想法來救我。我也預備一條性命。端正死在那個蘇賊手裏。不過就是死了。也不會瞑目。做了鬼也要來找着你的。小秋假意敷衍道。你待我的情愛。我是再也忘不掉的。況且昨天又是我約你到這裏來的。怎麼肯忍心



海市春色

第八回 幽室鬧奇聞香茶作梗 閨房詢行踪蓮子充飢

二

看你吃人家的虧呢。不過蘇瑞龍說你拿他八百塊錢。那就恐怕一時湊不齊。然而我無論如何總得竭力去想法。務必把你贖出。才是菱花聽他這麼一說。含着淚水點了點頭。小秋又問道。你現在要什麼東西吃嗎。菱花搖頭答道。肚子一些不餓。只是有些口渴。最好你去弄些茶來我吃。小秋點其頭的應道。曉得。曉得。我馬上就去拿來。你再定心睡一會吧。他一邊說。一邊回轉身來望外走去。菱花等至瞧不見他的影兒。方才回到沙發上。仍行躺下。心想錢小秋到底是個好人。沒有和瑞龍通連。他現在說去想法兒贖我。那是一定不會騙我的。我只定心等他的消息就是了。她這麼一想。心上便要定了許多。正在那兒迷迷糊糊要睡去。忽然聽得窗上。唼剝的响了。



海市春色

幾响。她曉得是小秋送茶來了。連忙立起身走去一看。只見果是小秋在那敲窗。他見菱花走來。便用手望小門那裏一指說道。茶點已拿來了。你到小門裏去拿吧。菱花聽了。隨即走到小門跟前。伸着頸子一瞧。只見擺着一把茶壺。一包點心。她便顛起腳來拿了。走到桌子邊去放好。然後仍舊回到窗前。隔着窗兒和小秋談了一陣。無非是叮囑小秋。要他趕速想法的話兒。小秋滿口答應。仍把那小門關好了。回身走去。菱花見他已走才也回身走到桌邊。捧着茶壺呷了幾口。再解開那包點心一看。只見裏面却是些蛋糕。桃酥等物。還有一包玫瑰西瓜子。她便拿些蛋糕吃了。再拿那包瓜子放在外面。餘外仍行包好。放在一邊。再捧起茶壺來。一口氣呷了半壺。喉嚨便覺



海市春色

第八回 幽室鬧奇聞香茶作梗 閨房詢行踪蓮子充飢

四

得稍爲滋潤一些。拿了幾粒西瓜子正想要吃。不想吃了那些茶下去。要小便起來。可是裏面沒有便桶。她一時情急起來。想去找一個痰盂解急。可是這個所在。本來是一間幽室。恐怕關了人在裏面。要尋死作活。所以一樣東西也不放在裏頭。昨天是爲要誘騙菱花。所以臨時佈起一個賭場來。却只有些椅桌沙發。別的東西一樣也沒有。菱花昨天被瑞龍關在裏面。却因心裏氣忿鬱悶。沒有留心細瞧。後來睡着了。也沒有想到這一層。現在突然吃了半壺茶。肚子忽然藏不住起來。她料定那裏不會有便桶。所以想找個痰盂充用。無如她團團一轉。牆根牆角統統找到。非但說痰盂沒有。就是別的動用器具也一些都沒有。她這才着急起來。可是心裏越是着急。肚裏越



是難熬。後來竟急得實在熬不住了。她便急不暇擇的走到那張沙發跟前卸了小衣。登身下去對着沙發底下洩去。兩只眼兒却看好了窗上。生恐有人走來瞧見。心裏兀自突突的跳個不住。好一會兒才得洩完。草紙也沒有。她便用褲腰揩了一揩。連忙站了起來。漲紅了臉。走到窗前四下一張。幸喜沒有人走來撞見。才把一顆芳心鎮定。可是沙發跟前的一方地板上。却賽如下了一場暴雨。浩浩蕩蕩的淌得四面都是汪洋。她自己看得也覺得好笑起來。又想現在前庭的危急。雖然已經解脫。停會後庭再要開起荒來。那就怎麼弄法呢。她想來想去。也想不出個法兒來。後來又想且等停會急起來再說吧。於是她便去拿了一包西瓜子。放在窗檻上。再去撥了一條櫬。



海市春色

第八回 幽室鬧奇聞香茶作梗 閨房詢行踪蓮子充飢

六

子。去坐在窗首。眼兒留神瞧着外面。嘴裏吃西瓜子不提。現在且說錢小秋。方才送茶點到了菱花那裏。走出之後。便回到自己房裏。只見瑞龍已是躺在自己床上。眼兒瞧着外面。看見小秋進來。連忙爬起身來問道。怎麼樣。事情沒有什麼變動嗎。小秋便也走至床邊。把和菱花交談的話。都講給瑞龍聽了。並說還送給她一壺茶。一包點心。瑞龍聽了笑道。到底你們已經有過一次交情。會想得到。我昨天叫人送了一碗麵去。今日全然忘了。她要肚子餓哩。她現在既然相信你的話。你就停會或者叫人去。或者自己去。再去安慰她一番。只說銀錢湊集不齊。叫她定心等着。遲早總得贖她出去。到了明天。你就必須親自再去一趟。用些甜言蜜語敷衍她。使她不生疑心。這就

海市春色

叫做緩兵之計。把她緩個三天五天。我們的事情。就能舒舒齊齊的辦好了。只要等得北平有如何下落來。就可以決定她的行動了。小秋聽了。滿口贊成道。龍哥真可算爲天衣無縫了。於是錢小秋聽了瑞龍的話。每日兩次或一次。或叫別人去。或自己前去。總拿銀錢湊不齊的話兒去敷衍她。菱花心裏雖然着急。然也無可如何。本想叫他拿自己的存摺去提了錢來贖她。可是自己的存摺。又是藏在家裏。一則恐怕小秋去取。家裏沒有人認識他。不肯交給他。二則要是去拿存摺。必定要對他們說明原由。他們要是曉得我爲着賭錢受人拘禁。一定要說我自作自受。不來問信。將來回去。倒反沒臉見他們。說不定還要去告訴積中。那是真要弄得我沒有容身之地了。她

第八回

幽室鬧奇聞香茶作梗
閨房詢行踪蓮子充飢

海市春色

第八回

幽室鬧奇聞香茶作梗

閨房詢行跡蓮子充飢

八

這樣一想。便只得安心守着錢小秋。不轉別的念頭。只指望他早些想到法兒。自己就好早些自由。她此時的後庭危急。也已解決了。原來她後來情急難熬。只得對小秋道說了。小秋便去與她照辦。叫人送去給她。連別的應用物件。也都拿了些進去。一日三餐的茶飯。由瑞龍叫阿三遞送。她此時的心。倒也靡爛了。好像坐牢監的人一樣。初進去的時候。總覺難受。只要三兩天一過。便也不感什麼困苦了。菱花也是這樣。一天到晚。只望小秋早些想到法兒來救她。再打算自己回去的時候。如何扯謊隱瞞的話兒。掉兒媳的槍花。他這樣糊裏糊塗。不覺已經過了三天。心裏倒反弄得不知不覺。一些也不着急了。可是她在家裏出來的時候。不是說到她寄媽那裏去吃壽酒。



晚上不回去的麼。她的媳婦。雖然吃不准她有寄媽沒有寄媽。可是她要出去。總歸沒有權力去阻止她的。等得晚上。自己的丈夫湯遠志回來。她便把菱花說去吃壽酒的話。告訴了他。當下遠志便有些疑惑。他想菱花自從進了姓湯的門。從沒聽她說過有什麼寄媽。怎麼現在忽然弄出一個寄媽來。去吃什麼壽酒呢。便問他妻子丁氏道。她一向可曾對你說過有寄媽。住在什麼地方呢。丁氏道。這却從來沒有聽她說過。遠志怪他妻子道。那麼你方才爲何不問她一聲呢。丁氏道。她又不是今天第一次出去。我怎麼能夠去管她的賬呢。況且她天天出去。今天說去看小妹妹。明天說去會大姐姐。又有誰人去查問她的底細呢。她有寄媽沒有寄媽。是不是去吃壽酒。橫豎



第八回 幽室鬧奇聞香茶作梗 閨房詢行踪蓮子充飢

一〇

她明天總要回來。不儘管自己去問她就是了。遠志碰了他妻子這麼一個頂子。心裏格外的要查明實在。便想等菱花回去的時候。查她一個水落石出。當下便忍着疑惑的睡了一夜無話。次日早晨起來。便仍行到行視事。到晚十點多鐘才回家。他今天一天。心上總是念念不忘。要查明他庶母的底細。可是此刻回來。仍舊是不見菱花的影兒。便向他妻子問道。庶母回來了麼。丁氏扳着臉答道。她那一次出去。有這麼早回來過的呢。遠志又被他妻子一激。又想菱花昨天白天出去。到此刻還沒有回來。心裏更加的焦躁起來。他的妻子叫他吃點心。他也不吃。叫他睡覺。他也不睡。坐在那兒守候菱花回來。可是菱花此刻正給人家拘禁着。那裏能夠回來呢。他兀自坐在

海市春色

那裏靜心聽着門。等她回來。可是直等到東方發白。菱花的影兒也
沒有等着。他此時的心裏。自然更加忿悶起來。坐在那裏長吁短嘆。
也不想睡覺。還是他妻子睏了一跤醒來。瞧見自己丈夫還沒有睡。
看看時光已是四點多鐘。她心裏倒有些不忍起來。便爬起身來走
到遠志面前問道。你怎麼此刻還在等她。這個時候。她還會回來麼。
你想必肚子餓了。我來燒些點心你吃。吃了睡覺吧。遠志只是氣忿
忿地的不開口。丁氏便點着了洋爐。把煮就的蓮子羹燒熱了。盛了
一碗。端到丈夫面前叫他吃。遠志這才瞧了丁氏一眼。把那碗蓮子
羹吃了。丁氏又燒了些開水。泡了一壺茶。絞了一塊手巾。送到遠志
面前。遠志立起身揩了一揩嘴兒。走到床邊脫了鞋子。爬上去連衣



海市春色

第八回 幽室鬧奇聞香茶作梗 閨房詢行踪蓮子充飢

一一一

裳的納頭便睡。丁氏也不去叫他睡好。另外拿一床棉被與他蓋了。自己也就熄燈就寢。次日遠志直睡到十二點鐘才起來吃飯。這天適值禮拜。銀行停止辦公。他吃過飯沒有事情。又想起了菱花。他怎樣昨天會不回來。不要在外面有什麼事情。心裏狠是放心不下。又想今天橫豎是禮拜。沒有什麼事做。我且先到我認識的她的姐妹淘那裏去探訪探訪。把她探了回出再說。主意已定。便也不對他妻子說明。他原是坐的包車。便叫車夫駕好車子。一直的向玉翠坊書妓雛鳳那裏來。正是

深宵兀坐渾無奈。守候嬌娃不見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